

藥菴語錄



葉菴別錄卷四



小師 道冲

記

茹素放生說

附跋

言理學者類以茹素放生為瞿曇氏之說



啻而不道

意者曰苟有志於聖學則闢佛便是學孔子第一義

吾尚可挾吾藩而由彼徑乎乙未冬十月予偶過沙

溪溪好修之士謬信予生平不以予緇其服折節相

叩予漫應之曰孔蔬水中肉幾何顏簞瓢中肉幾何

禮士升於朝乃釋菜凡民七十然後食肉吾黨布衣

年未老誰當不如素者盛世鳥巢可俯窺不殺生故  
無所用放晚來殺業重有以牛鬻鐘不忍其殼鯨而  
舍之者孟夫子卽許其足以王枯骨無主聖人爲之  
主聲未絕而食之或坐視人食之而莫之救仁民而  
愛物恐設心不若是也必以謂肉當食者茹毛飲血  
宜至今不替天何用降嘉種聖人何用教民稼穡薄  
堯舜不爲而高語燧人氏以前以自文其殘忍慳饗  
罪不在許行上乎諸子善予語口欲譚而辭喪已發  
意者彌堅未發意者亦發遂以十一月朔相率預攝

六居士所設放生會受月十日齋且請予筆授所云  
云懸之座右將觸目而生心予已絕筆十餘年不復  
示人一字非但不欲言亦直無可言者然使一世界  
人盡以放生茹素丐予闡發雖用太虛空爲紙窮未  
來際咄咄書予不倦忍於諸子邊起疲厭耶雖然生  
有放時不放時素有茹時不茹時皆助道之因非道  
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 誠翰兒斷殺書

吾家自先考妣放生戒殺迄今垂四十年近聞吾兒

居窮鄉購食物不便又苦貧卒購不易得偶有餽雞  
鴨鶩豕往往畜之以待烹繇此類推則魚鼈鰕蟹諸  
微細物命復何所不至吾通籍三十年未嘗以身病  
妻妾兒女病戕一物命亦未嘗以歲時伏臘祭祀祖  
先宴饗賓客交會士大夫戕一物命每歲元旦元宵  
中秋年夜除夕父母及自己誕日以至四十五十當  
旬凡世典侈爲佳日者一門老幼皆清齋無所犯害  
餘日市得魚鰕必移筐至水邊令可去者去其不能  
去而尚有餘息者亦必畜之至斃乃入庖決不令人

手刃猶憶壬午冬十二月念一日吾奉 旨廷杖一  
百念二日始甦念三四八九三十至癸未正月朔皆  
吾月十齋期醫謂是創非肉食不起親朋亦交口勸  
吾謝之曰患死於杖耳死於齋乎卒不聽初未嘗以  
此益吾疾減吾算也爾輩少於我所犯患不如我所  
宴賓客不如我四時有魚豚冬春有野鴨皆可得之  
村市何不足於而口乃無故烹宰物命壞吾家法金  
夫人事吾三十年目擊斯事不爲禁止且相習安之  
尤可痛惜古聖賢方長不折古帝王盥漱避蟻總欲

長養慈祥爲親親仁民愛物根本今爾輩所見世間  
殺報如彼其慘所處君親之變如此其大一口腹之  
微不能制反欲以貧賤患難百苦交加之日厚自奉  
於素富貴時是尚可爲人妻爲人子乎吾發願世世  
爲僧不爲俗誠有見於妻子之難化如此斷不敢以  
此身復納其穽中而爾輩猶口呶呶必欲省覲我迎  
養我可謂頽泰山而封蟻垤矣特書此寄汝糊之座  
右旣可以自儆亦可以告尊客汝若匿而不悛是大  
不孝天必降之百殃區區禮拜供養俱懺此罪不得

勿謂予言不切也又署書尾吾兒見此紙發歡喜心  
歎聞所不聞卽刻於諸佛聖人前禮拜懺悔從此永  
斷殺業則汝壽命與孫子壽命不求益而自益吾相  
不宜壽幼卽憂之經如許患難而今猶幸存此一念  
扶之也不可不信

跋

定齋居士髮始燥嘗操舉子業問予予量其國士弁  
數行爲之券曰吾異日當交二郟之間矣餘二十年  
不相見果能世文莊之業將取天下好書好人好事

盡讀之友之行之甲午秋予以分衛入城值其同善會初舉與放生會同日聞之喜往預焉此蓋其行好事之一端而所感名皆賢大夫士庶人與方以外高流所錄皆先哲時髦佳話則又其友好人讀好書之一端也采予言無以應會案頭有荅友人誠兒子語二則因以付之予非其人此二則非其書然周切情事足動人深省於居士所行事亦猶以升斗醅投百石乳中初於酪無與以發酪未始非其助也

又跋

予既以荅友人誠兒子語二則酬定齋居士所請徐念人情於誕日子婚宦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稱意或率然墮一甌折一箸斷一釵必藉藉疑不利而庖人几上剝腸抉胃血肉淋漓則唯恐不備不豐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孰大使有怨家左手操隻雞右捉刀當吾戶而磔之必以爲呪詛厭害讎之不置而賓朋之以羊肩豕尻炙鶩鶩來餽者則又頓首謝不遑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奚異至於病燒人皆繇定業計唯有開籠放雀解網縱魚差可以消

宿負今烹宰求禳獨聽命於巫祝一禱不應必再再  
不應雖三五禱不疲也幸而定業已滿漸有起色則  
羣鬩謂禱功不幸而定業莫逃終歸於盡則寂然不  
謂禱過獨不思神而正直溪澗之毛可羞苟徒計較  
於卮酒一臠以爲喜怒則亦人世間飲食口腹之流  
又安能爲禍福天壽人使烹宰可以延年從古帝王  
卽以人爲犧牲何不得卒未有至今存者徒戕物命  
增殺業不可以已乎更以此一段書授定齋使定齋  
廣其傳雖至殘忍必慚然自失矣

溪智菴放生河說

爭惡德也然遇一善人爭歸之間一善言爭述之見  
一善事爭舉之如攬轡惟恐人先著鞭渡河惟恐人  
先及岸當食惟恐人先下箸也射之爭歸於不爭已  
足述此之爭直賢於彼不爭者什百千萬如溪智菴  
放生一事能不談之齒芬聞之耳熱乎菴故在水中  
央水故畜魚者所有菴主人智眼且擊得魚之慘心  
痛而末如何也一日以語予予曰大圓張公貞菴徐  
公咸在左右予三人併力贖此水不得乎徐公聞之

曰此去吾廬不數武何敢以煩遠人於是獨任之不讓而水主人聞之則又曰此吾輩水也吾輩不蚤割已失時更以割爲市獨何心須臾盡割之併不以累徐公也徐公則又廣其意而用之曰此一菴事耳一鄉之內釣者網者施罟與笱者日不足曷若盡拉之菴中月舉一放生會長養其慈祥爲更佳耶嗚呼予與大圓公所欲徐公爭之去徐公所欲水主人爭之去而徐公又展轉爭不罷也使一世界內臣與其君爭子與其父爭弟與其兄爭嬖與其夫爭友與其友爭鄉黨與鄉黨爭鄰國與鄰國爭咸若是也率獸食人率人食獸之事不淨盡乎鳥巢可俯窺長河爲酥酪將於焉再見斯時也無佛可成無衆生得滅度記曰在止於至善此真至善也已



法門倫序說

正志有宿緣童年向學數數犯真人鞭影粗得指歸  
天啓丙寅親見三峰老和尚於聖恩崇禎己巳復見  
天童老和尚於蘇郡輿聞法音如師子吼百獸爲腦  
裂師子兒聞倍增勇健徒以尊親縈念未遂橫趨馴  
至癸未甲申二天交墜始裂開塵網而百折餘生已  
扶樹不得矣晚年厠靈巖室中雖濫膺蒞記痛念人  
情敝惡往往有飲乳於孫而躡禰其祖者離襁褓不  
崇朝呱呱聲未變輒兒曹其父母正志智昏德薄無

補宗猷不能釐正其非何可復尋前轍以故住山斧  
子束之高度上座不敢攀援下座亦不敢陵轢一意  
平懷泯然待盡法門高流憐其潦倒勿收之倫序之  
中感不沒矣

瞎龍字說

選通則耳勝太賊則目先蓋耳主納而不吐違順損  
益自受之於人與物無犯也目則有慈有威有取有  
舍有招有拒終其身以至窮劫日糾纏於青黃赤白  
之實色方圓曲直長短廣狹明暗塞通好醜成壞之  
假色無解脫時違順損益不獨自受且帶累人與物  
不少通不耳若而賊過於耳此非其至著者乎故肉  
眼不瞎則慧眼不開慧眼開而後前來實色假色一  
切銷鎔乃至刀割香塗等無有異且能令刀割香塗

惟吾所使學貴有入頭貴此耳然無始野狐頓入金毛之隊氣吞一切不覺有無量懽喜無量矜貴欲回入野狐之隊泥水通身泯然不識戛戛未能也法眼佛眼開慧眼乃瞎久之慧去而法不存佛亦不立然後與狸奴白牯同一起倒通且不言而況賊乎俟居以名士飽叢林及予門有年乙巳元日始求鬚染予命名曰宗眼謂從上諸佛列祖得路還家皆此眼之功不可沒也如俟居者不患不開患不瞎故復以瞎龍字之臨濟於三聖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

邊滅却三聖於寶壽亦曰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俟居他日果能如是予復何言或曰瞎之時義則旣聞之矣於龍乎何居龍神物聽不以耳夫人之所知也更視不以目不以非目神可知乎聖不可知之謂神神不可知予何足以命之混沌與混沌遇或庶幾焉若南海之儵北海之忽穿鑿人無已殺人無已其於斯義不翅毒藥醍醐之遠矣

鄭母陳孺人命名宗暢說

婁東鄭道東爲其亾母請名且垂涕語曰母淑慎事

不稱意但悒悒終無疾聲遽容恐遂成結習願有以  
 廣其志孝子之用心則然母無是也夫人既已一男  
 女齊死生則稱意不稱意皆夢憂與喜皆幻彼方偃  
 然寢於巨室言慶快猶栽石上花容有所謂不慶快  
 者強名之曰暢聊起來機寂光中不作是相亦不作  
 是想併不作亦不作也不以非目視可賦乎望不

正志幼遇真人指南蚤負出塵之志為尊親縈抱未  
 忍遐捐遂糾纏世網中茹苦如荼究於世界未有絲  
 毫補救徒切痛心不幸癸未甲申所天竝墜乃奔匿  
 千峰廢絕人理癸巳荷山頭和尚招置靈岩舊遊重  
 過知故如林亦塔焉若喪遇宰官居士以尺幅問遺  
 者概行反璧不報刺不荅書不應和詩文不塗汗箋  
 筴垂廿年如一日悉蒙知己矜憐不加誅討今以衰  
 病不能隨眾移屋深居祇宜偃息待盡往還酌酢筋

灑酒住靜室不應酬人事說  
 灑酒住靜室不應酬人事說  
 灑酒住靜室不應酬人事說  
 灑酒住靜室不應酬人事說

力難支儻有簡札見存一例不敢拜答仰冀慈悲布施  
施權喜下情無任哀禱

住叢林不芴及世緣說

正志初剃染住潭州神山江州匡山七閱歲莫有知  
爲誰氏者座上無客門前無尺素書閱如也因有三  
峰門下一重未了公案應儲老和尚招徐就靈岩槽  
廠一時緇白莫不知爲予者以方居學地聽版聲粥  
飯故人以覲面爲歡接待有常住追陪有典客身手  
酬酢一切休置况筆札禮文偶出山分衛太倉守公

吳江崑山令公屈尊下問亦祇以原銜繳報未嘗別  
具刺凡六年而脾病作不能隨衆粥乃移鉢澄江興  
濟幽居簡默又四年如一日也已而病瘥謬受三峰  
之請雖有叢林格則亦翛然獨行未嘗懷刺一登山  
主檀越之堂爲督糧盧公有桑梓緣慕道若渴枉駕  
入山欣然拜手布施供養禮越常情未敢不近人情  
仍用前法恐傾誠之士望而却步失菩薩心報刺荅  
書遂從此始然亦未嘗一足溷闍人一語及世間事  
已而退住婁江潮音則都督張公盡誠未幾徙吳門

身者身金 卷四  
華山則方伯修公大叅安公遊府李公折節乃至府  
州縣當事諸公亦莫不交相惠問自此氣求漸廣文  
句之途遂寬然所拈提惟是佛法所稱揚贊歎惟是  
不忘付囑矢心三寶以身爲衛使醫王子姓得一意  
傳持爲人已病耳若夫功蓋天下自有朝廷封賞以  
至壽考名聞忠廉節孝亦自有大夫士爲之表顯非  
出家人所得預况復爲人作書郵說客旁及別因緣  
稍知自好者必唾其面可使天眼天耳聞且見乎正  
志於當世前不容針後通車馬各自有其始末要不

失爲僧本分凡我同心願鑒此區區勿強以其所不  
能致取方命之罪恩施不朽

書示典客

督糧公於三峰護法抽豐客求見募緣僧求見皆欲  
以正志爲郵今都督公暨諸當事於華山護法亦復  
如是夫輦上諸公發心不易出家人須是纖塵不染  
方可生其信向若復提起世間人干預世間事則賤  
丈夫矣賤丈夫而敢望人以佛祖待之乎惟淨諸佛  
土是菩薩本願然亦有其次第華山是吳中第一名

身者身金 卷四 十三  
勝腐敗將傾諸大護法乃以委之正志入門來拄拄  
撐撐纔得不墜未嘗有一點莊嚴而破壞之當修者  
尚未能畢舉須俟本山就緒後可以餘力及他山若  
置名山不理而先爲無名小院及無知識不接待伽  
藍出力非狂則悖今後有此等書此等客到山客寮  
宜婉轉辭回不必送閱不必請見若只圖自己面上  
光鮮而不顧方丈答書之苦陪客之勞皆是惡人菩  
薩用心不如是也

趙封初居士捨醫就巫不可說

千古予奪之大如殛鯀而用禹鯀殛而禹用惟佛菩  
薩大聖能之餘不能蓋其心一以天下爲公上無私  
愛惡下無私德怨也孟子曰手足則腹心報草芥則  
寇讐報似不侔然所爭在道之行不行膏澤之下不  
下非爲一身利鈍有所移易愛惡私德怨不私也惟  
彼無道可行無膏澤可下徒以信見疑忠被謗至倒  
行而逆施則全是凡夫德怨不足觀矣吳布衣趙封  
初氏本儒者感海田倏忽變學而不求仕餽其口於

硯田未浹歲慨來學者不率教視人子猶子也遂至  
盡傷心因發素所究岐黃書展玩鄰人有女病革趨  
就問封初隨手授之方一服而甦於是問方者沓至  
授之方無不應者數月而鬻藥之一家頓獲奇贏群  
醫之門至可羅雀大怨封初長年數輩勸封初徙硯  
田之耒耕於藥圃庶群醫口杜封初雖勉從猶惴惴  
人命戲是懼祇授方而不受直群醫復大恨不獲已  
乃與群醫溷而衲子則施之藥貧人則施之方惟溫  
飽家受謝焉忌者無復之乃以佞勝直曰彼所談王

道迂也吾近功且晚收耳彼所須上品誕也吾洩渤  
參苓等耳病家貴鏹而輕生往往中其毒至於隕不  
悔更有一種佞甚祝鮀者與前人相表裏言禍福能  
使人信且敬封初之道益乖一日憤語予門人曰吾  
將捨醫而就巫矣子盍爲吾序之予聞之曰誠是也  
古今惟有道之世其鬼不靈若聲教未訖之鄉則純  
是鬼神用事如蒼梧之三界廟其神以靈蛇伺差或  
多或一至民間邏捕日不虛也柳融邑之二侯祠其  
神以陰兵顯異旌旗人馬晝見於山官民咸目擊也



至於西南裔土司與苗人獠人有病一以屠割禱賽  
爲務毀半家毀全家惟巫命是從應則曰神聽不應  
則曰神未許更禱焉醫與藥之名曾不入耳皆吾所  
身到而心識之者然猶曰聲教未訖也乃文章禮樂  
之邦其賢士大夫有急亦巫任於醫何也富貴人使  
威力時膽極厚至病展轉深則薄若盧扁氏能捺其  
勝不死藥遂可與造物爭衡亦復何所忌憚賴有一  
幽宵不可明之事爲琰魔使先聲使之疑且怖而後  
慳不破亦破貪不歇亦歇庶幾在倒中一救巫亦何

可厚非耶但封初爲此於富貴人卽得如貧人何如  
衲子何且封初而佞也安往而不遇封初而不佞也  
安往而不困又將如封初何吾故願封初一以天下  
爲公無改故業遇不遇困不困惟信心以待之萬世  
而下或有一人能殛能用猶且暮遇之勿謂河清難  
俟也

月座字說

合地水火風爲一身聚眼耳鼻舌於一面高不盈丈  
廣不踰咫豈非人所寶愛奉重怙恃以爲窟宅者乎

而四大之穢惡至不可嚮邇六根之殘賊至不可窮詰則世間可厭憎可怖畏莫有甚於此者而皆不免於虬蛇之戀洵足哀已龍樹尊者當折伏外道時不見三頭六臂亦不見千手眼獨於座上見滿月輪說法一衆悚然聞其聲不見其相遂共相嘆服得未曾有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然則有不如空多不如一異不如同足爲淡省故吾於子建之請道號也特命之曰月座試循名而得義今子建與昔子建其日劫遠矣哉

李大生居士爲母壽施藥說

佛號能仁亦曰無量壽明乎仁之必壽也阿彌陀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阿僧祇劫明乎一世界人之壽皆與佛齊而能仁之願始慰也今娑婆國土人壽蟬螿耳而懸弧懸帨之辰又必烹宰物命稱觴矢祝自欲壽而夭他謂天聽之乎大生居士世業醫北堂六十乃以四月下旬始終七月晦人間多病之秋施藥一百日療諸困者甫壽其親卽思有以壽世則合一世人之壽皆其親壽此其介釐視前所爲仁與忍豈

甯天淵之別然世間好事皆有限量惟孝無限量故  
從古迄今祇有不足於孝無有餘於孝者佛言飯碎  
支佛百億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經傳所  
云愉色婉容養體養志可謂於孝已盡乎吾尤願大  
生身入道因以感其親入道將處此娑婆已遠過阿  
含所說諸天人壽命不必生極樂國始爲無量不可  
以施藥一事遂謂於報恩田已熟也

且自做說

憶亾友宋九青司空有言曰見人輒不可意者脾病  
也病脾人觸佳味亦作惡若健丈夫噉蹲鴟蘆糝如  
川納流且腴腸而華膚亦入自障耳物豈障人哉彼  
世間解人尚能作如是解吾儕出世間顧多諸棄取  
如菩薩心地何予自是乃如自醢鷄甕裡拔出十虛  
之外也因書此懸之座右以識吾過然尚有一種深  
厚習氣與人不類橫逆之加毒痛之及皆能順受不  
獨順受且相忘不獨相忘且冀其未來生與吾所親

愛偕之大道也惟爲吾眷屬稱吾弟子而身口意不  
相應則心竊痛之故發願世世爲僧遠彼在家眷屬  
又決意避祖庭不久住不敢起輕易心匡領出家第  
子乃至古今所共許聖賢豪傑而大本不立或隱衷  
不可問偶從人論列亦必暴其非是惟恐人互相倣  
倣至於行不義殺不辜肩不韞而莫救則予之與知  
而不言不能無過也明白心如是熾然常勉強銷鎔  
未能頓盡彼菩薩發心直欲與業衆生窮劫不相捨  
離且一一現其身與同事而攝受之吾不能善則與  
人惡則歸己而偈偈然不可同器直是蹊刻無有比  
倫豈是小小過失今當克吾凶友之言勤求開廣幾  
幸有易轍時不然竟打入聲聞惡人隊裏非一二生  
可出可畏也所不能永斷者惟共友人交諍或書問  
往復交相策發則純是慈祥不失和氣是我同流願  
節取其直心

道祥姪孫命字說

余自神山東下雖不到故園猶有子姓渡江來謁者  
由匡廬詣蘇郡靈巖六易歲矣誠兒子且不得來省

視更誰省視出家人法合如是非矯情也一日忽有齋果餌入山趨見者詢之名道祥固余姪楚珍仲子也其生也晚又亂後不居一處遂無從識面然鄉音椎噩而真意藹然則詢吾家種草也以貿遷至金閭特求一見鄉先輩嘗有言曰大舜耕深山時其野人盡是聖人若今日野人直狡於市人矣世界安得不壞道祥長於市而不殊野人雖薄聖人不為亦可吾安得斯民滿天下與同遊太古乎然恐往來吳楚間見異物而

遷則得不償失因字之曰聖野使顧名而思義且令諸子姓見之亦猶逮吾教詔也

緇白異同說

爭如虎而和不失非古今所盛稱為罕事與若吾與昔者吾友則爭時純是和無所謂退而不失也過此以往爭且不敢况如虎况如虎而和不失閱世五十年閱人滿天下而重得之吾灌溪氏非恒情所得稱量也其爭云何灌翁之言曰士舍儒而歸釋祇合於孤峰頂上盤結草菴終其身不下山一步不示人一面乃成高蹈今之號善知識者比比架大屋養閑漢日胼胝不休何取於為僧而若是正志曰不然為世

間事不可爲乃欲爲出世間事爲世間人不得度乃欲度出世間人若檀信輟已分中所有禮供黃面無名位之禿夫顧端坐受之以私養其喙息而初無補於一蚊一蟻視荷蕢耦耕之自食其力者罪且不贖夏居以爲名高尚可通懺悔耶善乎儲和尚之言曰於惡人邊稱善人者爲其不爲惡也若就善人邊論則仍是惡人爲其不爲善也二乘聲聞人知見柰何以槩一切灌翁曰靈山授記莫是過矣志曰吾方爲菩薩比丘而以聲聞惡人記吾灌翁是毀吾心地戒

也予則何敢以是反覆諍至擊案譁不歇左右皆辟易匿去唯恐予兩人攘臂也直伺予兩人豪笑而後近前於乎爭如是和不失如是試以詢今之爲兄弟友朋者可曾一二見然其中心非無所短長是非不得已而姑容與也予捨家遠親屬所教養者皆不知爲何人所嚴淨者亦不知爲何室廬故毅然以無所爲之心向檀越無顧避至於生其信破其慳厚其福德則世間出世間人且一時竝度復奚憚不爲若在家賢聖當不得有爲之日不能以從者數百後車數

十傳食諸侯祇宜閉戶視鄉鄰鬪將披髮纓冠講排  
難解紛之事安往耶灌翁始仕爲循吏立朝爲名臣  
遭家不造焚筆墨不弄謝車騎不相往還緘口不言  
戶外徒步當車晚食當肉適得其顏氏子之樂幸未  
至於易地豈可與禹稷爭道馳則予與灌翁實事異  
而道同言岐而志一惟其同且一故不嫌於異與岐  
雖爭猶勿爭雖乖和常太和也苟無予兩入之心而  
謬相爭則執拗謬相和則傳會而已矣如此者去之  
恐不遠又暇與之爭與之友乎灌翁長於予一朞是

年七十周凡以祝至者皆辭不受予不祝人姑以是  
說遺其後令知予兩人之交若此灌翁不朽予亦幾  
幾蠅附矣

許青嶼侍御勿菴說

六賊以意爲魁若鼻之用不過是舌眷屬無他業力  
其奉之以行攬而入告者則眼耳身舌居多青嶼居  
士以顏氏子所請事名菴有一不剿絕淨盡乎予於  
他屬書皆未嘗書獨爲書此非無謂也然聖賢學術  
不守一路惟不爲乃有爲誠豁然於天下之歸則殺

人之手卽是援人之臂將從茲日不暇矣

今昔會通說

一夕之夢可以百年觀於四十年來予於吳門所涉境緣所閱人物無不炳如昨事而乃爽然於暑往寒來古往今來徒有名言無實義也予生也晚次第領蘇邑二當啓禎之交賢人隱時每入郡輒登諸先達門幸託忘年之契抵掌言天下如文文肅姚文毅諸公皆深相水乳移數晷不釋然惟范先生長倩爲韓倬太史公外舅齒最長疑相去遠然其人之風雅譚言之談灑與夫書法之僊僊竝似妙年神觀不辨是



皤皤黃髮也至於沈先生笏林典型在望頎若天人亦祇謂春秋相上下耳今偶過太史公謙謙卑以牧謂志是若翁所交不欲分庭志因問太公如尚在年幾何曰九十七矣更起居太母曰正八十耳范先生當若何曰今百有十一歲矣予聞之瞿然念戊辰春信宿天平日從先生躋萬仞之顛探蓮華洞卓筆峰諸勝先生軒舉泠然如御風步趨弗及時先生長矣尚未舉今孝廉公夜以梨園侑觥惟太史公夫人方未齟用通家禮坐先生座一隅觀場天倫之樂迄今

猶陶陶耳目前曾不崇朝而夫人所鞠復爲夫人范先生與太公遂邈矣黃虞三代使非太母康寧僅存寒柏誰與問秦時甲子乎志賴有宿緣濫廁三寶之數與聞至道不作住想不作去想不作壯與穉想人與天想娑婆與淨界想亦不作如是如是不作之想見太史卽太公常在見太母卽太公常在自茲以往繩繩螻蟻雖百世可謂太公不常在乎故於太母之八十爲述此以覺夫世之妄分今昔狹小已靈者太史公具遠覽應不以予言爲迂而尠當也



居吾嘗謂盜跖期頤不得謂之壽堯舜長朱均不得謂之有子使朱均亦烏有也可謂二聖人不孝乎世所謂肉食類雞豚水族多耳本草謂豬肉閉血脈弱筋骨久食令人少子發宿病害多端而利不一見雞亦生熱動風魚尤助火鰕蟹更熾毒病人不得食今一切啖不禁乃至鮐魚號曰瘟魚喫河豚則曰舍命而二物之直特昂於他味不聞醫家垂訓令勿染指而獨以孔蔬水顏箪瓢爲大戒使胎齋者多生之善長齋者多日之善竝毀於一朝問殺罪者以造意爲

元兇岐黃家何可不知避忌而病家亦不自惟飲食之間衽席之上有腐腸藥伐性斧罪如山嶽惟藿食三可禳一穀勝則胃強所謂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也一不戕物命則已命得延所謂仁者壽也一一日肉可供旬日蔬所謂祿不盡命不絕也徒口腹之是殉竟以一朝邪說壞多生與多日善根究至於大數莫逃黑業隨之無可避免真可爲大痛哭矣秦火之後經史淆譌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血流漂杵非至聖所曾刪定者乎孟夫子不信乃可云善讀書今不告而

娶之說以質閭閻小人當莫不斥其非是而謂孟夫子與萬章媿媿言之豈其然乎帝俞四嶽之言將釐降二女途之人莫不聞知媿與舜容膝而居國使至自不言而喻舜有何術不之告帝有何術令不告乎凡民之憎前子者虞其分後子之羹耳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則媿與象母子甘旨雜陳卽未必中心誠悅喜可知已何所嫌而不聽如恐其必不聽姑不告以倖徼一當媿將執舜而問之曰汝爲吾子納婦而不吾告當得何罪媿詣堯而問之曰君

爲天子妻吾子而不吾告何以爲君當是時卽有甚愛堯舜而厚憎媿者必結舌緘口無詞以對曷若先告之不聽猶可以理喻乎編民手刃人而奪其妻罪不赦舜爲天子甥象以卑幼殺之而居然有帝女之爲嫂者豈田家樊圃固於三苗士師不敢問乎篇中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語非孟夫子不能道若此等荒唐則齊東野人亦不出諸其口而謂聖與賢有如斯往復垂之千古環海之大苟有一人能實其說吾當駢首受非聖之誅若是焚阮以來後人傳會則讀

書者亦以意逆志毋以辭害志斯得之矣至無子則先祀絕尤非至論堯與舜皆以天下與人唐虞之廟不及世而祧二聖人何獨不爲先祀計古人之以子孫繁盛稱者至今無一存而天下之拜聖者不孔禮佛者不瞿曇苟不以道德永其傳而徒以子孫延世帝王且不得何有於卿士庶人自此說之行也漁色者隕命爭寵者禍滋身與家且不保何暇爲子孫又何暇爲先祀是二說關殺與姪於佛乘爲根本戒殺則不仁姪則非禮於聖教爲德賊世間出世間無一

當者故不辭排痼疾相明不敢望一天下人人信受但得一二人冑首卽吾說爲不孤然如斯較著而謂止一二人冑首吾不敢如是薄待天下也

蝨蠅所爲未可非說

蝨蠅蟲好以眇躬重載逆而上人或憐其委頓爲釋負不受憐必取足而後進時則不至躓而死弗悔也柳子厚以況人之貪而無厭務高而不已者可謂畢肖然無厭者志在利固盡人而是不已者志在名雖賢不免也之其蟲又何知所負非有益於其身也務

高非有聞於當世也而且仡仡然爲之之死靡他豈其多生積業當受如是報不爽耶抑曩劫中齋志未醜至於改形易面猶不能釋然耶使今之在世間以天下爲已任出世間以道爲已任者咸如是蟲之有進無退也損下以益上下喬木而入幽谷之事尚或入於耳哉若夫勞而鮮功則衆生之厄法運之不亨非學蝨蠖者之罪不可遂以是爲戒也

命可造不誣說

蓋嘗三復仁者壽一語而諦信夫吉人之辭理到事到神之聽之萬世不易也物胡爲疵癘人胡爲天扎人心之慘甚於刀鋸赫然一怒黜焉一計不移晷而能使安者危聚者散修者短直坐制乎人人物物之命而何有於一二命繇斯反觀仁人之於已命不言而造不必君相矣予生也尪兒時豐顙長頸狀若當車之螳衆竝疑其不育稍長湯度量形若神種種無近壽者安得躋四五十從堂上人考終畢吾人子

集者別金 卷四 五  
之事天幸性慈祥一蚊蟻罔敢加害乃至蛇蟲之毒  
環牀座間永夜亦不驅除於是榻之所下禽鳥必聚  
而巢其樹上餘室不爾也然屬望一切人太過稍見  
其不自好輒投苦口藥惺惺不置未免同類之親往  
往不禽鳥若是宜算減而且歷試諸艱挺與刃俱不  
能播虐一似妙法華經所云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  
壞者不但四五十從湯火中拔出重生羽毛且濫  
食空王之俸絲六十至七十二十餘年不去命之必  
可造不於斯益信若吾同門大圓公之慈祥視正志

則泰山於崑嶽大海於蹄涔不翅壽不可算數知矣  
公之慈祥維何但是人不計其親疎也但是物不詢  
其鉅細也但是僧不揀其精進放逸也饑無與爲飽  
寒無與爲燠窮露無與爲依怙闇夜無與爲光明難  
與紛無與爲排且解輒奮袂起曰皆吾事也來求者  
或祇須一字則醮之以千萬言或祇煩一指則援之  
以千萬臂或祇冀目前則貽之以千萬禩夫人一念  
善則善神隨之而公念念善一物得渡則陰騭現於  
其面而公物物渡以三千大千界七寶布施供養其

福德不可思議而公以無上甚深法布施供養人亦  
有畏不敢辭而爲此者公積代簪纓堂堂威德無畏  
也人亦有愛不能割而爲此者公久游法海絕謂忘  
情無愛也人亦有積累無所歸而爲此者公爲清白  
吏外無一物爲淨名居士內鮮一塵非有他積累也  
無所爲而爲不住相而生直當造命如極樂國土佛  
與人民區區八十足爲公下一注哉若正志者廉而  
不劇直而不回昭而不汶所至於人齟齬幸獲今天  
年福已過祇宜避席如種窠道者

重來爲公執侍久於斯非其據矣

### 僧病可不亟求醫說

李灌溪侍御語人曰檠菴專以性命試藥方大惑也  
志曰醫方以人試予以已試不可乎予與爲人試寧  
自試不得乎夫僧病與白衣不同白衣有性斧腸藥  
中於其臟非得醫峻攻峻補病不除僧之清淨自居  
者他無所觸犯不過食飲失時病從口入及外感風  
寒暑濕耳其至不肖應墮地獄者亦不過於人不見  
聞處偶有疑罪卽永棄佛海外不似一輩狼藉僧與  
白衣無異晝夜寢食於其間也故其病及腑而止可



不亟求醫今以予徵之益信予雖早向道晚年纔預  
僧倫病之中臟腑者寢三十頭未至五十輒衰若老  
期出家後斷盡世間嗜好惟以二時粥飯隨衆支命  
輒得不求醫而病減此非其已事乎一日寢疾靈巖  
會醫至延眡之醫故有時望在道者大書醫案曰公  
了事人從此大休去佳矣予以爲若此安用復進食  
因伏枕待盡越二日朗仲沈君至復眡之搖手曰安  
得有此因授以方予復強起進食遂瘳計新舊病輾  
轉生最甚者腸風便血動以斗計目暗非用眼鏡不

能見指頂大字腳弱至持鉢過堂亦步趨不及漸至  
黃且腫臂大於瓜指不能到頂幾不起豈非白衣時  
釀來惡證若頑癬三十年頭毛爲褪盡其淺者矣謬  
相友愛者值諸病盛發時或攜醫覘視或饋之藥皆  
百不一當已而便血以豆腐鍋底焦數服而瘥黃腫  
以平胃散加皂礬爲丸數服減十九其一服之數年  
亦盡平頑癬則醋研銅青剝刀刮毛孔血出數抹而  
瘳惟眼暗初服歸地杞菊酒日一甌未效甲辰屏不  
用惟以甘菊作枕川椒湯煨清鹽食鹽揩齒吐之洗

目又以便紅忌薑桂與諸炙燂數年不一犯目遂大明燈下亦能細書緬思之莫決功歸何所要總受爲僧之益未嘗奉醫指授也邇年初上華山立寒濕處課人墾闢大患脛瘡臥牀者八十日庸醫不足論更兩國手皆不治徐以蜜調芙蓉葉末越數日一塗數月而愈愈已癢作塗如初經年亦絕此其方皆灌翁所謂以性命試得者如不爾將於誰依怙乎至於小風寒瘧痢一遵佛比丘有病先須斷食之誠祇用米飲接氣饑卽食不避數數湯者蕩也俟胸中蕩至

快時乃進薄粥蓋粥有十利辭清消宿食除風消饑消渴攻補備焉人食乾飯飲他湯水皆不汗獨食粥汗出與服參湯不異功可知也故予共住嘗三二百人或數十人總不延醫祇授以前方罔不驗者必不得已而用藥亦祇投一丸一散卽安未暇取驢馱也惟惡候痼疾如見在衆中所患膈噎癥瘕火丹毒瘍非予所辦或予能辦而不予言是聽者則急令之求醫乃至踰百城歷數年無以異於一日而予近患驚悸怔忡亦遍療罔績求醫是不求醫是乎尤可厭者

醫以僧爲福田故施之藥僧利其不受直也凡可以  
勿藥之疾皆環之硬索或更有晏然求補劑者使醫  
應接不暇不敢到其門不退人信心與然予所得方  
以自治以治人之受教者恒百發而百中傳之他山  
及白衣家卽不效非自作主宰聽人惑亂雜以他方  
必饕餮不守藥忌雖有如是良方亦將如之何哉易  
曰或躍在淵自試也聖人行道必小試其端故試之  
劑小而勿大試之候寬而勿猛乃不至於害事苟賓  
與主竝未隔垣  
相見而鹵莽從事鹵莽從人是猶以人命戲人國徼  
倖也將解灌溪氏之嘲而及此因以告頭顱相似者

定義說應徐俟齋孝廉

原說不定義附以  
孝廉不欲行已之

嘗有士人語正志曰今人祇學得半個聖賢孔子曰  
無可無不可而人惟無不可孟子曰非道義者一介  
不取人不與人而人惟不與人豈非祇學得一半乎  
權於二者之間人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則無可  
不取人近於難宜先無不可不與人近於易宜後昨  
高論所云孔子往佛肸見南子稱管仲皆聖達節無  
不可一路且甚其詞曰行百不義而得天下可以成  
萬萬義殺百不辜而得天下可以活萬萬不辜聖人

集者別錄 卷四  
必勇爲之正與和尚所云菩薩斷殺盜淫而有時殺盜淫願下地獄願退滅修行劫數以救衆生同一說數苟以平日所言之言所立之法概聖人之行事謂一定不可移而不能因時制宜則無量功德皆爲前言前法版定而天下終不得受其利益亦何以異於子莫之執乎又以舜不告而娶爲事所有竊負而逃爲事所必無瞽瞍久已底豫必不殺人卽殺至十人百人而舜所存活不止億萬人功過自相遠甚徒遵海濱而處有何利益此等語爲正志小心人發藥則

可而謂聖人之心聖人之言聖人之法皆充類至義之盡而行事不必盡然則正志未敢奉教也使有天下者取一無辜之人於此語聖人曰汝殺此人吾與汝天位聖人將以爲吾得天下可存活億萬人毅然殺之乎抑躊躇四顧下手不得乎居士乃引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語爲證謂黃帝討蚩尤文王遏徂葛必不能保所殺者無一不辜明知有不辜者在內而一類殺之可不謂聖人殺之乎經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朝廷爲凡庶立法過失殺人者尚不得殺罪聖人

爲討有罪不得已而用兵致殺不辜飲痛實甚故孟子垂誠曰善戰者服上刑孫子一書譚兵者所必繇亦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宋太祖三代而下之君曹彬下江南使吳越一家咸歸王化豈非大利益事城破之日且寢不寐食不甘惟恐兵入城妄殺也楚公子追吳師每斃一人必掩其目孔子曰殺人之中猶有禮焉邾婁定公誅賊子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踰月而後舉爵謂聖人殺少不辜活多不辜欣然樂而就之

聖人之設心恐不如是忍聖人之行事恐不如是蔑裂也聖人視萬物爲一體癰不可養抉之之日猶必疾首蹙額思好肉之或傷剗臂肉爲饌而曰吾以養吾全體顧其大不暇其小顧其重不暇其輕也仁乎智乎天子殺不辜則天去之人去之天子之父殺不辜不能問則天子與士師皆失職將日殺人於路無得問者尚有何術能活天下不辜萬世不辜乎殺有罪則多多亦無可如何殺不辜則一亦不可無大小重輕也若行不義則大小重輕較然兩截所謂鈞金

與羽之辨矣取孔子之東周管仲之尊周與往佛肸  
見南子事桓公較損一已之高名而益天下以厚利  
非一羽鉤金乎使佛肸曰子必爲吾吮癰舐痔南子  
曰子必與吾共匡牀食芻豢而後惟子所欲桓公曰  
子必殺不辜若而人而後釋子縛授子政則是以一  
輿之不義博一鉤之利也不再計而去之恐不遠矣  
若曰儼人必於其倫此等語恐非所以儼聖人是以  
瞽瞍殺人爲實事也失桃應苦心矣總之讀古人書  
觀古人行事祇當反而問心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

於汝安乎安則爲之不安則不爲不須問人問人則  
所見各不同徒起諍無益然得因其諍以求至是亦  
不得謂之無益也

先一日曾面相質辨詰朝孝廉述所言見示故補述如右

### 又答孝廉書附

是夕雄辯驚四原欲與詹詹之言竝懸國門以待來  
者若不行尊說是正志諱疾也今來教掇轉風頭不  
欲暴鄙人之過自是仁人用心敢相強乎孟夫子無  
他千古惟七篇千古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不爲爲千聖所同與大舜竊負而逃忻然樂而忘天

下兩段義尤千古人舌頭譚不到者正志幸從吳中  
第一流牙縫中救得自當附之千古豈正志能千古

哉來書有和尚千古當不在此語故云

其說白衣不受僧拜說

僧儀之謬自未出山門拜韋天始遂無往不謬夫韋  
天為過去普眼未來樓至僧雖億萬拜可端坐受也  
為乘願現天大將軍身侍佛衛法自不欲僧作禮故  
正志體其意於靈隱見禮和尚徧禮伽藍神不置獨  
廁其旁問訊還至靈巖頭首職事榜示眾僧禮伽藍  
神不得著袈裟衣亦不以為然苟未至於還俗總是  
僧豈以衣為勝劣志嘗著戒法辨之頗詳禮和尚恐  
其於師翁弘戒儀或悖也令靈隱暨邗之天寧各翻

刻一部以垂永久可不謂仁人用心乎甲辰繇靈巖  
至華山初入禮彌勒已轉面向韋天卻問訊志竊喜  
曰愚言見用矣旣而問先至靈巖何似則作禮如初  
豈非虛懷葑采之一驗耶夫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  
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經文甚著順  
治間山曉和尚入對蒙 賜手卷引此爲諭曰此乃  
大恭敬也豈曰鴛鴦乎哉惜當日不請著爲令坐失  
此好時節耳守蘇松都督張公嘗誡大僧勿作禮於  
其弟之亾也大僧往致敬亦相誠如常竊惟山門感

檀越弘護故率衆對靈誦本以報德若下拜是益  
之過也且天不受禮人何得受禮檀越存日未嘗受  
禮何獨於追薦時受禮舉世繇之不以爲非蓋亦未  
之思矣今反覆推求向後詣檀越家祇應一例對靈  
問訊檀越具深心必不責其我慢



道超命名說

崇禎甲子夏金文毅應舉北雍語鮑夫人曰是行不敢望舉子若生女者當命名道照儼道玄家靈照也未逾時果生女初墮地乳媪爲斷臍置剪於其旁輒捉剪晝夜哭不輟旣數歲乃夜哭晝不哭性不愛茹葷母夫人以死爭勉受命然食減貌日瘠夫人有憂之則又以飯覆肉令食食窮而肉見箸輒停雖以母意稍一拈終不竟食母知其不可強也禁稍弛得長齋文毅謁天童老祖爲請法名命之曰超潔庚辰將

適唐中丞家文毅入楚爲治奩過半矣忽上書願從親學道文毅得書大喜竟罷奩不治其子弟屬予緩頰文毅曰彼方欲向上吾可拉之下乎歛俗以爲僧爲厚辱男子且不許況女人潔雖矢志出塵不可得會難作文毅浩然往乃卽以所捉剪剪去髮已而兵犯良家子不一惺非禪者亦自行鬚落而後兩人相與爲水乳合共安居歲戊戌予六十久在靈巖會下潔願見切而艱於出戶有本靜禪者三歲出家爲歛女衆中麟鳳緇素咸禮敬異常人忽發意爲之導乃

得偕來潔初叅靈隱不契叅靈巖喫棒悶絕者數日乃甦還過靈隱復於古德喫油糍公案上灑然今戊申予七十必欲重來親近謂文毅爲之父槩菴爲之師猶二天也犯艱危而至會老和尚降臨重加烹鍊日益玄奧將更名爲道潔老和尚曰潔其所固有曷若超勝則又定其名爲道超道字是予法派旣不失文毅竊比老龐之旨超字則又天童法派非若潔之人可得也夫兩言簡矣而可括三家之義不復不遺豈非天定哉此去步步超佛越祖親恩師恩一齊報

答不忝為華山之徒即不失為文毅之子賣漉箐阿  
細不得專美於前矣

文毅論出字與... 筆勢神韻又... 且益之與... 謂師之天... 中平小十... 六藝... 揖... 揖...

粥養病亦能致病說

夫消宿食以薄粥調病人以白粥方策爛焉致病則  
未之前聞今云爾者予一人私病亦人人通病祇不  
察耳癸巳春予自匡廬著靈巖槽廠叢林故事兩粥  
一飯以為常而朝粥後待賓客匠工小食已然後一  
眾相從午食則靈巖所獨予生平不雜食為僧已雖  
大饑尤不欲偏眾食故出家餘二十年曾未於已房  
中受一餐間有以果餌見貽者精則歸方丈粗則庫  
司用作常住客情人事自不畱一指頭也居常粥二

小盃耳爲與午食相去遠饑不耐乃進爲二大盃更  
加倍焉猶苦不接濕與飽皆害脾遂成黃腫不得已  
乃忍情謝一衆退居澄江之興濟菴菴亦有數十人  
共住然予方爲菴主人可白衆同堂獨飯不似叢林  
有主席獨飯不得也自戊戌之丁未凡十年不粥體  
漸康乃試用粥半盃至一盃竊願與衆同食於是小  
小病輒飲薄粥湯蕩除陳宿常有功至病日多恒一  
二旬飯不至吻而脾氣復傷不覺也歲戊申病不饑  
蕩以粥不效休糧者數日亦不效醫曰無他第食粥

自推陳致新則又行之數日然不饑與前不食同而  
身且暴腫至不能俯仰求其故不得乃悟是粥多之  
害急進綠礬丸是夜遂稍緩詰朝屏粥專用飯且三  
進前藥病勢遂衰蓋久不粥故粥是藥粥久則粥是  
病外之世界內至身心靡不極則反理固然也苟求  
醫診視而不推詳至是雖盧扁未有不令以粥自調  
者雖日用他劑醍醐一滴能勝毒藥一車乎夫私病  
則是矣奚以謂之通病嘗見歲大凶民饑獄大興囚  
饑仁人賑以粥各稱量食莫不懽然鼓腹然有應時

斃者亦有旬日而斃者以養人者害人豈獨酷吏以活人者殺人豈獨庸醫哉

上山頭老和尚書附

喫亦不饑不喫亦不饑良不可解至十九日身面微腫二十九日竟大腫轉動不得幾不醫乃悟得向來惟斷粥故腫消今若此爲粥害無疑蓋久不粥而病去遠故可以粥當藥今時時病時時用粥則粥卽是病祇管別求方而不斷粥是負薪救火也於是二十晚服綠礬丸不逾時卽稍解二十一日純用飯每飯

罷卽服前藥腫乃益消惟中滿未除繇粥之傷外是標而傷內是本標易而本難此恒理也少不得旬日之內可以保其必殺不足煩尊慮矣此等奇疾方書所不載若向醫門索解彼將於何處著手乎

僧病不求醫亦非定論說

醫有四診闕一則病情不備而予所得之沈朗仲居士者殊不然真異因緣也十五年前予偶病醫謂當化去不與藥予因斷食俟時至則行而朗仲至診之曰但加食無他予用其言進食遂勿藥而瘳今病食

不饑者數日亦斷食且以其候寄語朗仲曰精神如故脈亦平似無病者然不饑焉敢食朗仲勉之食如前日且投以資生丸今日進二三也如其教食粥者數日而不饑如故且漸腫又使人問之未返而腫益甚至不能俛仰乃悟是粥所致舊疾非他藥可療於是斷粥用乾飯一日夜服皂礬丸至八錢而勢始解然拘泥成見謂腫與滿必無補法而朗仲之補中益氣湯且至則愚昧所未窺也姑嘗試飲之一服而寬再服而有起色夫病人當用粥不當用飯此古今通

義而祇宜飯不宜粥則正志一人之痼疾方書所不概見原未可望之醫家何惑乎藥不應若腫與滿之不宜補不宜用甘則古今通義人所共繇朗仲於正志不饑時免以加餐已驚時聽更投以資生丸補中益氣湯且大用甘草與芪朮等不益駭衆志乎其初也切之而已未嘗望與聞與問也其繼也問之將命者而已未嘗問正志亦未嘗望與聞與切也而所贈之言所投之藥輒如鼓應桴他人四診不得者竟隔垣而得之朗仲之技至此耶有進乎技者耶抑正志

與朗仲有異因緣不關乎技與道耶語曰美則愛愛則傳是事欲不愛不得欲不傳不得也是以爲之說於僧病說後向謂僧病可不亟求醫就僧論應如是就衆人之醫論應如是未可以概國士之醫也

大孝終身慕父母說

嘗讀史見王陵之母寄語陵曰漢王長者宜善事母以吾故持二心陵卒從漢王定天下竊歎曰身爲天子猶將竊負而逃况人爲天子乎又見漢王語項籍曰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分我一杯羹竊歎曰已爲天子猶將竊負而逃况未爲天子乎學士家往往謂未仕則身爲親有仕則身爲君有將盡忠勢不能復盡孝凡皆溺於見聞未嘗反而問心之說也夫君人所共少一臣不失爲國親吾所獨無子則無以爲

生所關重輕可同日語乎孟夫子曰人少則慕父母  
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直以  
君之慕比於少艾妻子非大聖至仁純孝自心坎中  
流出不敢開如是口爲如是說也卞太公爲遼望族  
年始壯策遼必敗棄鉅貲不顧直入關之雒陽家焉  
甫二年遼陷居雒凡二十載舉孝旨以其緒治生如  
范少伯之於五湖數致千金復散而之襄陽不二月  
雒陷居襄陽一年棄之之白門未轉睫襄陽又陷惟  
至人水不濡火不熱太公處水而不與濡會處火而

不與熱會豈世智所及哉居白門未久清兵南渡一  
時膺貴盡太公姻婭獨以太公年齒長不當勞以玉  
事乃共舉孝旨俾宣力一方孝旨曰吾與吾父之生  
竝從湯火中拾得今夜以繼日供吾子職恐不逮忍  
一俄頃離吾親舍不幸吾父八十有三捐館去使迄  
今尚在正是其九十時吾不能舞斑斕進一觴痛不  
解尚敢以不逮親之祿自肥於是閉戶屏迹而思曰  
華山老槩菴幸是吾法中長年得是事繫其錄中吾  
先人不歿矣山頭老和尚以語予予聞之喜欲狂曰



是乃所謂終身慕父母者也舉世不一見百世不一見予敢愛濡毫而沒其善梵綱曰孝名爲戒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公惟孝順至道故能於父母永其思於師僧殫其愛慕苟徒以爲是父母師僧必當孝順是猶於理義名聞邊著到於至道何有哉於至道無有而欲予爲之辭是猶塗糞壤以丹艧也予不敏不能從事矣

虛受說

咸之爲言感也曷感爾爲其無心也有心則處處著無則虛虛則無間崇卑好惡皆其所受受至於崇卑好惡無間也不言感而感有大於此者乎今仰觀俯察唯虛不可量唯虛不可滿唯虛不可壞唯虛不可壞唯虛不可辭故知其說者能於小中見大大中見小無量爲一一爲無量而凡夫不寤唯有是耽內自百骸九竅外至種姓名位才德壽考子孫姻婭舟車田宅珍寶伏藏靡不居以爲究竟堅固勝則驕無責

矣乃至等亦驕劣亦驕下下劣亦驕衆生我執夫寧  
有分劑乎坳堂膠杯水淺而舟大也斗筲非萬斛之  
鍾粟多而量小也雖欲益之先自距何以益之蓋嘗  
上下古今求一身繫天下安危威名震中外如郭子  
儀之感人能使田承嗣望之屈膝藥葛羅見之下拜  
而子壻諸孫至可領而不可辯豈非以彌天之業不  
矜三至之投不愠不共天之讐不問至一代正人斥  
爲佞柔不顧唯以安社稷爲心其雅量有大過人者  
乎以予所見近代名家如奉常王公祖若父爲百寮

師長子孫復通顯一時語福厚容有倫者然會當改  
步豪貴家廝養莫不反戈向主人盼盼而其後人之  
愆忘前德習爲奢縱尤不可馴制公部下領賢書隸  
博士者若干人獨靖共如一日不聞始乎治卒乎亂  
而月之吉若朔與望鳳毛麟定數十輩必羅拜其膝  
下敦受詩禮無改漢威儀出則會食一室謹視登舟  
入則迎旋舞斑斕而後去冠裳劍履翼從巾車左右  
無疾聲無惰容見者交口謂禮之實樂之實於斯僅  
存以何隱德能感乎至此猶憶予始仕公已爲璽丞

長且貴挾而問誰不然者一日過其廬則偃僂循牆  
自戶揖至堂袖未始去階一寸堂至戶亦然予躬眇  
於公甚方勤劬不任而公泊如也退而歎曰奚所愛  
奚其畏而爲此天生盛德哉又三十年予毀形爲比  
丘公以長者身相見不惟不改禮且奉之上座不欲  
分庭以至同鄉後學嬰國難燬章甫從緇者亦爲恭  
如不逮此其事雖與汾陽弗類而以衛法爲心使天  
下後世皆知道統所在重於世間一切至貴至尊世  
間一切尊貴置道中皆如雪於鑪漚於海無有也視

彼安社稷爲心不更深與太虛不恃一物故能受萬  
物而萬物之感之也乃特深使爲室不鑿戶牖何以  
入爲器不列其內何以容大智人色不異空有不異  
空而後於一塵裏範圍天地一食頃歷百千劫人壽  
公八十謂是天年公遠矣八十足壽哉

肉眼明不如道眼明說

減劫中人寸陰逾尺璧田間竈下得一耄期男女輒  
展轉傳以爲瑞婁之東一隅而有煙客奉常魯罔少  
叅二老同年八十可不謂近代以還希有中希有而  
少叅與奉常元子周臣中翰同時喪明則又薦紳先  
生中不數見之事每沙門大會三公常竝至予不覺  
喜與浪俱喜則喜達人相對都無市心不翅蘭同臭  
恨則恨步趨飲啄不能以身代如癩伽共命也又似  
岸谷以來缺陷中缺陷恒情卜量必以爲申徒嘉之

兀不如子產之全而不知伯昏無人之洗人不如是也肉眼所窺得天一管耳道眼則古今猶旦暮塵沙界森羅一毛孔中今兩公志在西方聖人則十萬億佛土外所有七寶莊嚴及一生補處菩薩重重無盡皆爛然心眼間此樂何極苟有盧扁家善與明之術還以雙瞳是五濁界中人與物與事謂兩公願見耶不願見耶魯岡爲吾庚午南闈所得第一人建節嘉禾甫一稔卽歛裳宵遁今三十年矣先後同堂諸貴遊差與奉常家頡頏使官因人熱何官不可爲何求

不可得而卑棲陋巷襤褐不完藜羹不厭蕭然寒士風奉常父子善月旦評姻婭膺仕遍國中無所可否獨樂與魯岡遊礪石交奉常固冰鑑不爽少叅之所取重不可想見乎其聃子瞭時已不易向人青眼可謂其真盲有異於任馮二子哉今伯子聖文氏矢志爲比丘聖文女已早歲爲比丘尼清修如魯岡何愛於種種顛毛不入吾群隊淨土惟心固無關乎緇素能於此一刀垂天之翼不網一蛛絲其飛當夏疾彼土無量阿僧祇視此界百春秋孰修若謂黃山不

應以不了義汙他上上根是人不解吾所說世尊以  
一音演唱諸大菩薩所聞皆最上乘而聲聞謂說四  
諦曾無信根者且祇見默然機則大小殊如來有二  
語乎魯岡五眼尚存其四必於斯有妙會

槃菴別錄卷五

小師 道履 記

吳爾世居士請爲太母示語

爾世居士爲北堂壽所得博通貴勝之言旣盈厥筭  
可稱觴頌聖善矣夏向亂雲堆裏乞黃面頭陀唾爲  
瀚海津梁旨哉其知本也語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  
人貴喻親於道也以予肉眼觀他化自在天一晝夜  
爲人間一千六百歲如是一萬六千歲猶一瞬也况  
佛眼所觀無量倍於予者人固各有一獨尊長於上

古不爲老盡未來際不爲久視人間上壽豈啻露於  
海塵於嶽乎爾世歸語此堂曰吳之西極有一人焉  
其視蒼蒼其言炎炎殊使人狂而不信然而與其徒  
窟石而居不獨齊彭殤一聖凡且能化短爲長拈無  
作有曰萬遷而無紀極也是吾所已見寔吾母所未  
聞今聽進於吾母願用其說如是佳如是降伏其心  
一切佛出世悉爲其母一切佛母前吾悉爲其子是  
乞爲不虛矣

題黃端木迎親歸養冊子

時大統未一戎馬載途端木孤身徒步走

滇南萬里奉二人還故土人競頌之

子孝猶女貞臣忠猶婦節至本分至平常罔敢或以  
爲非亦無所容加譽也予以萬曆己亥生訖崇禎癸  
未爲子四十五年而先慈背去又一年甲申先嚴亦  
捐館舍予始哭出門不家食其初從襁褓以迄終天  
唯讀書學道應舉入朝之日兩先人不與俱餘悉共  
饗飧同寢處無暫離禮所稱視膳問安以予觀之似  
猶有作輟未盡善而租俸所入並兩先人經理予率

家人寒暑從受衣朝昏從受食出入從受資未嘗典一錢一粟也吳大姓獨不然男子生而有室輒析炊私貨賂父至傭而食子不顧朋友且通財獨不通於父子予嘗厚非之以詢宿儒儒曰無以畀之爲惡尚可分其所有乎子殆未諳夫父養子是事理所應子原不應養父也予愕眙儒曰朝廷祇表孝不表慈正以孝爲奇行不當望之人人吾可以望之吾子乎予聞已太息流涕不止凡見人之以節與孝取汗青充棟者皆不欲與聞而獨樂道夫黃端木之於父母非

無說也端木是舉初未嘗以爲孝而力行之也知吾與親必不可各一天未見也必欲見旣見也必欲歸如是而已矣寧知客路有所爲豺狼之險故鄉有所爲華袞之褒乎孟夫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如曰孝是蚤打入名言一路非其實矣今痛定思痛無智愚但置身端木爾時可容有一孝字橫據胸中苟有是則成與敗利與鈍縱然並起將一步不能前一晝夜不能度萬里之遙歲月之久得如是天不畱地不塹人不寇適然而往適然而來如赤子處懷抱間無所



犯患患亦不至乎善乎荀息之言曰臣竭股肱之力其濟君之靈不濟則以歿繼之雖所許於晉獻未必是以言乎忠則庶幾苟平日所爲皆亡國事一旦無復之乃自經於溝瀆歿尚有餘負而猥以忠顯予匪惟不錄猶竊銜之况人子之於父母敢以微譽鄉黨朋友乎故曰不欲聞世之所言節與孝而獨樂道夫端木非無說也爲其近於道也

書吳人私謚雍辰生先生冊子

三聖人垂教如四時成歲無所容分別去取也故先儒之有功於道學而易名以文莫有著於昌黎晦菴者然昌黎有孔墨相爲用之篇晦菴來喫菜事魔之誚非以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始於二氏離終於二氏合乎門人子弟唯恐其師長不得與於從祀百計周旋必不與二氏合而後快而不知非其本懷也雍先生慕親如孺子行已類先民諸君子言之備矣所述濱行之數日寄贈諸舊遊訣別尤公末後光獨謂公

與禪宗羽客遊而體會不降守道終始如一似非公  
本懷公年七十有三矣長於予六年長於靈巖老和  
尚十有二年正不以筋力爲禮時歲乙巳六月望泛  
舟二十里緩步五里訪予於華山取快譚一宿詰旦  
更匍匐十五里跋陟高深見老和尚於靈巖而後去  
時子潔伯安兩公與俱皆難其行公毅然必往歸卽  
寢疾數日而考終命此其意視寄贈諸舊遊千百有  
加視隨人俛仰拜亦千百有加而顧以是爲體會不  
降夫豈其本懷哉予欲發先生之隱不暇傳羣賢所  
諱先生而不沒也必以予爲知言矣

書蘓郡承天寺袖閑禪德賣閑册子

禪德舊字就閑予謂

閑而曰就似無割意因以袖字易之曰將袖以分餉也

袖閑慧公榜賣閑二字於寺之八達衢博求售者更  
如許星霜或曰亟欲買而鞅於公私不便將若何或  
曰誰不足者用從人買爲或曰吾方苦紅朽積不通  
冑益之滯或曰不深藏若無有叟叟擔向人愧他良  
賈矣市事訖無成而以筆舌相摩擊者殆無減於燕  
之集粵之墟於是唱酬交會之文累積到牛與棟不  
置予嘗過其肆左右觀殊應接不暇因思世人惟無

記時悶絕時沉醉時失心時睡未夢時乃頑然如木  
石與太虛空耳其他朝至昏童至耄則盡追求欲境  
求一刹那閑不可得偶遭逢閑衲子宴坐岩中或經  
行樹下進而與之語不覺花影移悠然有當輒自分  
半日閑而不知此相似閑非真閑也二乘聲聞人自  
了謂之惡人滅盡定八萬劫不起於座亦謂之不回  
心鈍阿羅漢其於閑之趣閑之用未嘗或有得焉前  
之閑以望此似且未是而况其真乎真閑者視生死  
與涅槃等煩惱與菩提等衆生與佛等地獄與三禪

天等物與人等人與己等總無一星子事足干其靈  
腑之邊惟恐盡世界有一人一物閑不如我而不閑  
從此起矣於是人與物所感一切極重苦果皆願以  
其身代受必令是人與物悉得解脫疾證菩提如有  
一未成佛泥洹不取也夫以身代人與物受極重苦  
而必待人與物皆盡此其任之重道之遠寧可以算  
數知而菩薩不疲厭祇爲胷中閑到極故不作重與  
遠想苟有一絲毫勉強承當一晝夜苦且不任受能  
生生世世茹檠如飴若此乎如慧公今日閑主人也

身者別錄 卷五  
既以筆硯資真性圖書滿架矣復現華嚴會上鬻香  
長者身令其香所觸皆得三昧其丈室中亦如具足  
優婆夷家小器滿盛人天欲樂種種美味令食其食  
者皆證果位及坐道場四來佳客試觀慧公身手眷  
屬可有一畧刻閑而尚欲從予學毘尼已往最上乘  
法如善財已修菩薩行已發菩提心而猶遍參不罷  
非其誓願力欲以己所證閑閑盡一切何能及此直  
至盡世界主皆堯舜之君盡世界人與物皆堯舜之  
有情世間器世間而後明堂喜起歌康衢擊壤歌但

知飲井食田永日更不知帝力何有觸目閑閑無與  
者無受者慧公之身與心乃一致而向之以筆舌相  
摩擊者乃一齊口掛壁上爾時猶有人提起一閑字  
脚直當擯向鐵圍清淨眼中著瓦屑不中著紫磨金  
屑亦不中也

書許孟宏孝廉傳後

許孟宏元溥早歲執文壇牛耳及壯受知予二十年  
相愛慕如一日篤信佛乘傷亂守恬淡舍二女爲尼  
舍若翁鉅萬園亭爲阿練若至住僧取園石之佳者

身者身金 卷五  
九  
售人收其直亦無一言曰已爲僧物尚可問乎夫其於世緣解脫如彼於三寶尊崇若是可謂斯文真種而不卽見道者何恨父書未竟讀博求書不獨寢食寒暑皆忘併不知有盜賊水火禍切膚故於道有待也善哉其闡以內之言曰以此一心不亂移之淨業何求弗得而卒不能豈非大痛然以嗜書之癖方之錢癖內癖畢竟想多情少今不生佛土必生梵天竊願其乘此勝日頓明千聖咸我同條不至讀書與博塞同一匹羊則斯文攸賴矣

書姜如農給諫六十壽冊後

人壽亦多岐矣修百年而短旦暮庸人之壽也修旦暮而短百年達人之壽也百年卽旦暮旦暮卽百年乃至無量劫祇一剎那一剎那等無量劫延促古今會通爲一而任運於其中作諸佛事至人之壽也孟夫子曰堯舜與人同寶誌公曰佛與衆生不二盡世間無一非至人者而晝所思夜所夢筆所弄口所占獨揭揭庸人壽量中修短計何不廣也予幸逃世網自不應與世間事世間事可與者亦不一獨於其中

選擇一庸人之事丹塗黛抹以爲佳贈得之者亦視  
同拱璧什重襲之謂予甘乎予卽甘竟以此薄待一  
切人已失菩薩願况其所愛敬所願望如吾如農翁  
直所謂國士無雙敢以衆人遇之乎吾與如農犯大  
患絕再甦如農尤於普門大士邊悠然有會如寐忽  
覺則過此以往一轉喉一運腕將步步入至人之室  
與至人把手行祝以達且不欲而况於庸今如農所  
詣日深深自非淺目所能窺測第觀其令嗣伯安氏  
孳孳於道每懷靡及非其歸有餘師曷能爾爾吾與

農老尚交勗焉上不孤于聖下不屈來茲與至人同  
憂而不與至人同號或於伯安乞言之旨不相函

矢哉

老和尚命冶子爲補山圖壽些大師屬書其後  
予與補山大師交情道味偈塞虛空而訖無一言報  
長歌之賜非儉於胸吃於口也正以衡山筆洞庭水  
描邈不盡每構思而輒廢茲山頭老子將遣人入楚  
以是幅相問遺而先一夜使使命志著一段話其後  
頗有一大藏欲一氣轉出苦晷短幅不舒難爲役幸  
崇禎甲戌爲予兩人三十五周其時所遊歷之祝融

頂太陽泉會仙松經今又三十五年爲腳下兒一盤  
託出則字青石赤之碑固無日不演如來壽量志雖  
口掛壁於一大藏實未嘗闕減一橫一豎故且以此  
爲本文俟有間更下注腳

書堂頭和尚偈爲鄭桐菴居士壽

予閣筆十餘年矣今以和尚之口脫某之手赴桐菴  
之目方其領攬時三者缺一焉不辨然謂卽此三者  
遂能令桐菴領攬亦不得世間吃而不能言戟而不  
能書膏而不能讀者無限豈盡無手口眼之過耶然  
則桐菴畢竟於何處領攬以何物領攬何物思而不  
得不失爲桐菴思而得之桐菴自在可知桐菴本有  
其無量壽不當祝以百年亦有其無邊德用不當頌  
以細行吾不敢孤負桐菴桐菴亦自負不得也

書李膚公自訟文後

聖賢非有他長不過古今知慙識媿之士而已孔之發憤至於日不食夜不寢可有閑工夫更著向別處所以三十而立早幸有聞五十乃知天命若此日尚無聞不足畏卽大可哀受人諛何殊人撻吳俗故好諛五十自訟文僅見之膚公是與予志同者予行七十矣仰思古人無一事無一日不慙且媿而今而後衆生果無盡慙媿無盡予勉焉膚公其寡過矣乎

書陳聖因孝廉行年卷末

文行忠信四教蓋爲士無可逃之範圍而世務春華人鮮秋實求其兼至千里而一人同堂不啻也聖因居士所爲文旣國士於狄門而事親孝行已忠與人信復交稱於千里可以干祿而不爲不以道得貧賤而不去耳目前所見完人寧有過者予不以是爲公異所可異如老僧固乘車於此一方者也而今戴笠亦嘗批龍鱗履虎尾棄身首若遺者也而今以斗升之水疾呼車轍中如弗逮而聖因不菲薄竟日相從



躑躅似疑之而不釋然愛之而不忍去哀之而恨不  
以身相代者婁不乏高士聖因是何心胸具何眼目  
乃能擴域外之觀爾爾乎推此以知人則哲以希聖  
則賢以匡扶世界則乾坤不息又豈憂夫五十無聞  
四十九非是耶隨人應拍非予所欲潑天揆藻又非  
予所能敬以爲衆托鉢時眞實語爲公殿過此以往  
身世間事正無盡藏惟公昧昧思之哉

書山頭和尚示旨遠居士法語後

老人善說如鏡涵空旨遠善聞如水受石故平生不  
入保社一覲面便如是信受如是奉行一身之內無  
寒暑晝夜可間歇其精勤一門之內亦無男女老少  
不率繇其教詔卽使諸聖間出千手提攜無以益其  
毫末華山豈敢矢上加尖增與一重冑索但向道池  
畔花開連夜庭中果熟千春都是旨遠十指頭天然  
活計若夏聽別人澆以惡水卽不中也

送南舒上人還甘露示語

金焦處江海間如龍雙眼而甘露峙其鼻端眼不自見故甘露之勝視金焦爲最以其所收者博也南舒眠食其間聽風濤入夢看蒼翠極天僂作境話會芥孔中須彌已不少而又從吾南嶽老人繇靈巖上華山數盆盎中方壺閨苑歎以爲得未曾有明年予受歛人士請拄杖頭撥到仰山南舒又在焉吟添鉢若斯何無厭也今鐵鞋已破祇宜赤腳還山千里萬里不越最初一步歸而求之有餘莫言從仰山之遠來是爲要道

書朱越九居士求示語卷子

嚶視他郡邑無轉漕苦民力寬好善而樂施戶可封也頃歲五不稔家盡落自贍且不給何暇及人獨越九與其友履泰同志願遇緩急雖轉質必應人不知也三世於今不改故有羅溪朱善人家名藉甚一鄉越九於先人無忝哉但善義有三一事善二理善三至善事善則世間忠孝廉節仁讓等是理善則孔云不踐迹孟云可欲顏得一而拳拳者是至善則明德新民各造其極而不有不居者是越九讀書人知其

一不知其二可容歇手乎曹溪老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試與履泰同發意思而得之得而勿守理善在是至善亦在是視前來事善如人饑則飡渴則飲困則眠未嘗作應如是想始行亦未嘗作不應如是想遂止也然予所說如一人食不能令衆飽若捨在汝邊者不識徒取予言併前事善亦同他寶十萬八千程未是遠矣

索贈李確菴孝廉

真人大年逆之不見端從之無有涯花甲子一盤茵朝不啻况復捨置無邊刹海祗此藕絲孔內所有戴髮含齒危不能與安闇不能與明凡不能使證聖辱莫大焉敢以爲壽可以語此者其唯吾友確菴乎確菴居士與予同年六十予不以一字往確菴亦無一字來所志可知已然確菴固非汎汎以無用掩其不才者也有油然忠孝之心而未嘗暴諸言色負康濟天下之才之志而若無所短長挺百尺無枝之操而

且與世爲嬰兒且任人牛若馬也如是而唯恐人祝  
釐故足述若彼賓賓以爲賢於蜉蝣蟪蛄也者則直  
蜉蝣蟪蛄之而已矣友人索余語爲確菴壽予知確  
菴非欲人壽者乃爲書此他欲人壽者吾不書也

留文介石廣文

介石居士以滇大儒受婁一瓊日與諸生講濂洛之  
學率以身教乙酉江南失守燬衣冠屏居蕭寺更修  
淨業婁人無緇素童耄稱盛德一詞予雖未與定交  
然炙其道容聆其緒論固天之君子也一日門人鄭  
道東來告謂婁人恐居士須臾去如失慈母而居士  
未嘗忘故鄉爲南還計數數欲予走數語投轄予詢  
其去故則曰年旣老將歸骨於先人壟畔也予曰居  
士不歸矣曰歸聊以免俗也居士與西方聖人瞻對

一堂無間晝夜其神智已久醞蓮花胎裏祇待時節  
至便與彌陀觀音勢至諸上善人共坐蓮花鬚無逼  
無窄方將舒母陀羅臂過十萬億佛土接取先人同  
生彼國一彈指頃一一先人前各現一介石周而圍  
繞樂且無極視負此皤皤勞形餒息間關烽火中以  
歲月計達不達尚未可前知難與易得與失豈不大  
較著而謂居士必舍易而就難操得而貿失雖至失  
算不爲也若是則婁人雖盛駟從厚資給送之南居  
士且掉臂而西又煩予臥其轍下哉

廣文方就道卽脫去若參合焉

書贈純如上座

予薙髮以來百骸廢黜祇餘此竅相手曾未向太虛  
空描邈純如止公故世交諳予旨數易歲無所須次  
辛丑冬忽進而言曰人生如聚沫是行將更上西江  
取重逢未易可不以一言及我予聞之愴然感存歿  
之異致也因念濁惡世間總無足愛戀者穎悟如純  
公有心是事已知天下無一法可當情便用此坐斷  
人心意識使蝸飛蠕動之倫求蹲坐處不得豈不殊  
慶快哉或謂姜氏臘不可斬終當反初服長子孫則

非予所願聞吾儕既脫白如鳥辭鞴祗宜翱翔天一區俯瞰塵壤豈可復入樊中受絛索中天下立定四海之民軻老子尚謂於所性無與况業之不逮是者何足犯吾胸次綱常擔子既爲先喆一肩荷去爲之後者各各有脚跟下一段光明自當別行無取乎與之爭道矣

書授睂光道人

瞿母胡方坐艸驚顧老僧入而子生比其長也阿翁命之名曰瞿然醒欲其實與稱有深旨焉無端爲郡守所識拔草厥名試牘上而吏誤注爲崔龍躍致坐山外久之郡守覺急名問因以龍躍爲其名而字之天門相期許不薄也繇是打入無邊際海中爲名士不已復擬爲貴人飽若干霜露纔一舉於鄉遭喪亂壯籌莫殫徒咽咽牖下或浪跡江湖間與詩人文士爲汗漫遊無好懷賴多生從三寶中來喜讀書僧舍

遇法席必致身為捍禦無髮膚愛然修行心勝恒以  
細行測諸知識不能降心以從獨見志老僧天真率  
任私謂是可依者乃炷香願及門且曰歸語孥輩令  
得所即求度矣予喜其誠更名宗炳字以眉光冀其  
於斯道有聞開人長夜不嚶嚶矜獨醒遂已也何以  
不聞為目前物所轉不能轉物故覲面千山耳試看  
破目前何者與吾作對則無礙淨光恢通六字無分  
蠢蠕靈含靡不重重攝入如帝青珠網乃至男若女皆吾父母  
情與器皆吾應身分彼是且不得况分明闇分夢醒  
然則阿翁所詔為敲空作響予此語亦擊木無聲矣

書示子姪

嘗與吾友文毅公言人之自鬻於人者所受不數金  
輒世世為人役無出期主人不振或取其子若女贈  
人或市其子若女收之直飲泣而已事之不仁莫有  
甚於此者竊有志更新而未逮今幸已出家妻子眷  
屬並皆放捨何獨吝於此數輩嗚呼世界若空華亡  
者去者皆不可復問獨問此不亡不去者不但不仁  
無乃為不武乎吾子姪念之哉

書鑑圓上人行脚冊子

多材藝如鑑圓豈不能取世資收一日快心之效爲其兄介丘以無師智發明本有裂塵網而出胸中疑且愛遂相從煙水間垂二十年不忍離杖頭一步或告以人倫居室則掩耳去蓋世俗墳箴絕無而僅見者然尚裴回緇白間如有需未決也甲午冬從介師訪予靈巖予語之曰世間好事不過遭時遇主垂勳各竹帛耳道眼觀大千沙界成壞如空中華起滅粟散王且不足留一盼王臣種足云乎又况不至於王



臣乎鑑圓旨是語輒從靈巖和尚剃落尋受具爲大僧而其所以爲僧則視諸人有異諸人從牢獄廁孔中得出猶懸解也纔放下百二十斤擔子未免東西觸犯人苗稼鑑圓以散客披緇方肩起百二十斤繩趨尺步罔敢渝越以此修行一日夜何止勝人一劫過是以往乃重新放下不同豁達空撥無因果亦不向野狐口邊拾他涎唾隨分些些莫非水草直得百靈罔測五眼莫窺乃不虛此日峰頭一場特地矣然始終只一鑑圓祇貴踏著自家田地若別

求枝葉卽不中也

書姜伯璜居士卷子

故鄉耆儒姜伯璜氏天之君子耶人之君子耶志未嘗交一臂不敢名言錯下祇聞其從賦和尚遊最久近日儲老和尚之德山亦復追隨恐後拄杖東歸復不遠山川遺子以詩若畫將予卮言是徵對之宵若煙霞貴如寶玉無異古人與稽也而猶不卽歇去豈以所聞於吾父兄爲未足與予雖千萬言不但無加於父與兄亦無加於伯璜何也伯璜所本有橫賅大化細入微塵原非人所得加伯璜亦反求其在已者

斯已足不必更逢人問路矣何以謂之在已師友說  
不到生平學不到問不到者是此外則皆人與物非  
伯璜也

書方邵邨所書本瑞上人卷子後

邵村公伯仲髮始燥時嘗從其外大父芝岳相公禮  
海門蔡和尚足予竊見其丰神詞采知必爲國士而  
不謂其澁心法海有如今日也旣受瑞上人之請爲  
摹祝京兆佛訓矣復續董文敏語於後其書法周縝  
整嚴雖儒生之於鉛槧將軍之於壁壘不是過也上  
人摩觸斯篇如臨寶訓率由乃祖快得真師多寶塔  
中分座事明明祇在目前老凍膿夏不能於佛頭上  
著一點矣

華山安仁禪寺題名紀事

吳山之勝盡在西陲蓋蓮子峰爲之長而中峰南北峰皆其眷屬也晉道林遁公養道於茲遠近數十區一齊坐卻流傳藉甚而秀拔幽邃必以今華山爲冠冕焉乃法席所在祇稱支公禪院無專名似公卓錫處皆可貿用殊罔辨考公集中迦文像讚曰資送之徒自厓而返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淡喜安仁二字於是山有當非他山所得濫也因竊取以名寺旣可以楷定名藍復使公嘉言不沒庶幾成雙美云

佛菩薩靈驗紀事

佛無二語乃至夢中亦不虛妄今諸經流通品所談讀誦受持書寫供養獲爾所福皆如鼓應桴而予所見靈驗歷然卒未有如洞庭尹公者則人之求莫不如公而求之誠莫有如公至者非佛語有實不實也公爲予中表前行與予共學同朝共患難故知之極詳公之誠若何公賦性剛果年四十未舉子或勸之立後搖手不答必欲出諸其懷抱始快於是去家里許爲菴一區妙選僧誦蓮華經雪罪報君親復於

中誦白衣經祈嗣每獻供必手發鍵取供器出獻畢  
鍵如初他借用不許也驗蔬餌寒熱不敢鼻向唯以  
頰候息喉息麤也製豆腐遺祖必棄水中虞左右以  
飼豬謂是殺因緣也春糧爲飯不放女人躡碓謂不  
涓也齊外如此心齊何可言餘日或茹腥或雖不茹  
腥而飲酒祇于菴外望不入也菴後故有喬松數百  
鶴故以爲巢長子孫所弄鱗鯢墮地上累歲月無寸  
壤虛腥聞不可嚮邇公欲驅之去又不忍加害乃以  
鳥箭銃撤彈而攻之鶴不去但墮鱗鯢樹下垣以內

不犯也公猶不許亟攻之鶴無已乃聚族而去之人  
盡求也有誠若此者乎浹歲公元配已斷絃唯一如  
君生女十七歲矣不再娠至是忽娠舉一子數日殤  
公恚曰佛菩薩與我子而不與以長命予信心息矣  
當燬菴勿復求矣旁僧曰公之誠已什九更加策焉  
長命者且至奈何行百里而半九十乎公首冑重整  
威儀求不歇歲己丑就吳門迓先所置如君至辛卯  
春娠且彌月值予自嶽麓之匡廬過里門不入公邀  
至其菴請曰子所造梅檀大士像殊好置城南近郊

衝恐不固盍徙之是菴滿吾願僧往迎土人不可乃求決於大士三卜皆必行土人乃已僧又問彌月者男女三卜皆男遂載以行三月二日大士至河干則公舉子之第二日也公迎至其家供一日乃奉入菴今所舉子年十五矣相貌心情逼肖公此其應不如響乎公平日持準提佛母真言不輟壬午入朝補職方郎素所奉準提畫像日與俱會有註誤下司敗卽其卧內東壁張畫像供焉居旣久急於求出乃闔扉長跪誦真言日萬計滿十日將徙像而南招同社十

人者作禮卧內初受潢白於堊香燈昏且繞色遂渾唯像背後肴間一縷白數折而上散爲光其筆路非人間有也衆大驚皆崩厥角稽首急召工摹付梓忽老囚手石刻一紙交相質參差祇一二筆餘並同衆益驚蓋是壁之西一面舊有奉準提持誦者獲應亦如是洵異聞也初同社以予寓爲佛室晝二時禮誦夜則佐予演蒙山法拔諸痼疾者又協辦棉襖褲二百副有奇日煮糜數大缸噉諸囚之僅存者一日鎮將劉公遷以封疆擬大辟聞公方與劉共邸急徙去

曰吾可與故人同寢處乎劉失怙遂不至佛室予招至問狀曰某晨興未嘗一咽湯恐刃下時作惡直至獄扉啓無決囚報乃進食耳予曰公前勞不可棄但如常禮誦卽不免亦有益益不虛也劉篤信每下拜輒以頭搶地作聲未二日得旨謂所失守非其駐節地救從輕於是同社十人今現存者尚有予與公姜如農塚張天石若麒楊扶曦枝起餘三人並考終孫蒨溪順與劉公遷則尙存亡未卜也歷二十四年經如許滄桑而所存若此可不謂佛力乎時予與如農

公受杖闕廷北面跪大金吾暨兩大璫吉服西向立開讀已官較四人取二繩上下縛各履其一端別一人操杖置予股上作邪許聲杖乃起予一心稱觀音名於前所見聞無不井井獨杖下自一至百似有物憑之皆不覺雖糜決與衆同而神不受則霄壤別矣創旣平如農公過我見予案上指月錄一編取視如嚙鐵棄去未久囚以盛暑得暫保出予二人與焉姜太母聞如農出自萊陽策騎兼程入都冀與如農見比至而如農先一夕還囹圄矣母外哭子內哭晝夜

不絕聲如農無復之問予曰子佞佛可有方便使吾  
母子不及泉而相見乎予曰觀音大士可呼而應公  
試取會門品經虔誦必有當也公於是請經市木魚  
且擊且誦日琅琅三十卷如童子受書取咕嗶氣相  
屬成誦也專誠所格不及月夢大士爲說法輒有省  
且閱予指月錄輒悠然有會不類前情如矣又浹月  
囚以疫暫保予與公復得與而公與太母果不及泉  
相見且融融泄泄也數日 上忽召問司寇熊開元  
姜埰不奏聞輒保出可乎司寇頓首謝卽刻趣予與

公還獄公與太母徒以誤保出乃得一面非大士刀  
無此勝異也甲申二月洞庭公以杖贖南遭國難乙  
酉據其舊治涇守焉八月陷公逸走徽取道必包氏  
營包故與公大牴牾麾下士必得公甘心值衆入會  
食公肩輿歛過一夫急起呼曰不得行輿人恐棄之  
匿公坐輿中以雙袖蒙頭急誦準提咒乞命追者啓  
簾噪曰婦人也諸君不必來於是輿人復出昇乃得  
脫丙戌公挈家避亂衢一鄉復爲賊所得郭恭人歿  
賊納公艫中環數輩監之自分將不免夜疾風拔屋

偃樹聲如怒雷公暗中決踊驗賊寤否賊不寤遂行  
公脫虎口一生再生皆人事中必不得者而公子之  
誕降則又鑿鑿以人事得之予甲戌訪道衡雲晤靜  
主湛西公丁亥再晤於酉陽會鳴戈載道遂爲患難  
交辛卯同至尹菴目擊公感應緣甚備竊識之越十  
有五年訪予吳門之華山相與追論疇昔偶及此湛  
公曰是事於法門有關係增長人信心斷除人疑悔  
心莫有著此者盡授之剗剗公以廣于吳予以廣于  
楚卽是行不虛寧必鉢裏羹餉我爲得哉予惟參禪  
而不悟道者不自反參不力却疑道不可悟且云悟  
道者皆虛求佛而不獲福者不自反求不誠却疑福  
不可獲且云獲福者皆倖是事不可以不傳誠有如  
湛公語者乃大書如右

澄江盛唐寧神菴紀事

詩曰盛唐謂其甲於中晚也佛法曰盛唐謂綱宗所  
自始也澄江顧山北有菴曰盛唐何居繇李氏中葉  
有盛唐廟爲神所棲一日雲水僧投宿語村人曰廟  
位置不合青鳥西去一里許爲僧伽藍鎮之則得矣



翼日鴉入廟銜其神卜具置今菴所村人咸大驚遂併力經營成之不日而廟漸以頽非神有隱德實捐此土爲福地安得有如是靈應衆顏菴曰寧神謂今而後而神始寧也昔瀉山爲蛇虎窟大圓單丁居之七年各散去徑山爲五百龍所居大覺結茅其下輒去之天目以所創置奉之卓錫非佛法有六種震動彼神物之英爽亦從報得安能不播虐且效靈夫佛法之昭著至爲神與物所效靈而獨不得之戴髮含齒之人或間得之人之在門外者而獨不得之門以

內人師子身中蟲食師子肉豈不尤可痛悼卽中熙公先世發幽光寒燼之中卓玉殿一莖之上垂今若千年竟成寶所見且聞莫不同聲讚詠而熙公顧袖手觀若無足緩急者是飲水不知源登枝而忘厥本也大請於名士夫爲表章其先德誠不可一日待然祖父之功方於昭乎旣往兒孫之事當邁起於無窮繇尋丈以至萬仞繇像法以聞正法繇此土以及塵刹繇數世以通千百生皆熙公分上事可曰如斯已足述如斯已足安更不求增上哉

公共世發幽光寒蠶之中卓王媪一莖之土垂今昔  
內入稱平良中蟲食謂平肉豈不亦何獻舉中照  
下平意况寶視貝且聞莫不同響黠精而照公爾斷  
公共世發幽光寒蠶之中卓王媪一莖之土垂今昔  
內入稱平良中蟲食謂平肉豈不亦何獻舉中照

華山彌勒像紀事

嘗憶龍湖佛像成羣疑面不端請改卓吾子曰生機  
全在斯若不爭銖黍則泥塑木雕矣推此以及形而  
上之道形而下之器靡不然者古人觀舞劔觀小兒  
所作字頓悟書皆妙在天勝非以其人勝也崇禎己  
巳匠為予作接引大士身段衣紋一削而就咸盡妙  
惟面容不恰予意為商訂至數十回乃定而其匠遂  
以國士稱延請者無虛日越二十餘年靈巖名作彌  
勒予令求閩窰小像暨各伽藍相好者為之楷神而

明之不受命已成胚而後名予往視予覽之恚亟令  
增損已無及數之曰汝爲佛菩薩相皆好此何獨不  
然曰他像不時作大彌勒十年不一邁故巧拙分耳  
予善其言因歎學不熟必不忘不忘必不巧理固然  
也比受華山請入院覩彌勒而有喜曰讚歎不置學  
者皆譁此有何殊異當於乃心予耿耿獨不能出一  
語明其意逾二年孝廉瞿天門從楚來盛稱德山彌  
勒相好甲天下爲莊嚴致敗懊惜久之今跨到華山  
門閭幸再見快不可言予因躡學者語問故天門曰

人笑則頤隱於肩矧腭脰如布袋但見項一寸許則  
強笑不懽世所以無善本也予竊用其意周覽伽藍  
罕有彌勒不見項者益信此像當於予心初非偶爾  
而入亦憮然於予言之不謬共相傳誦夫縱與廣不  
下尋尺祇爭此毫芒遂有天人之判事之進於此者  
蓋可忽乎哉一日功德主鄒仲英令嗣到山爲語此  
曰和尚精鑒若此不但德山猶在明州猶在兜率陀  
天猶在也何可不公諸有目者因隨筆爲紀其事

書山頭和尚示許青嶼侍御法語後

世尊入正受三昧爲清淨慧菩薩說凡夫隨順覺性  
至菩薩如來隨順覺性已乃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  
不辨真實是則名爲隨順覺性多口阿師漏逗不少  
青嶼居士一門數世問道三峰門下中丞公尤與老  
僧交多歷年所今居士如韓昌黎於大顛就山頭和  
尚求省要一言和尚以其緣熟更不葛藤惟演說圓  
覺門最上一路居士祇合攢眉歸去猶幸二俱無過

乃更欲老僧於縫開處著楔雖以百千海爲口豈有  
異方便可堪助顯雖然來機亦赴不可一向青原信  
禪師曰老僧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後來有  
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依  
舊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居士望道切祇爲未到不是  
山不是水時未免局在凡夫隨順一科爲目前所覆  
若捉敗從上諸聖只是了事凡夫則菩薩如來總染  
汗伊不得不但老僧語掩耳不欲聞乃至老和尚語  
與信禪師語世尊語是什閑家具他日入山正好軒  
渠一笑

王蔚儀居士請爲先嚴示語

慕父母至終其身不遷於見異已是人世間希有事  
若父母捐館舍若干年矣興言其所負之奇所遭之  
困輒猶疾痛在躬拔之無術如蔚儀之於若翁備公  
也恨不得老僧一言爲解其菀結則希有中希有老  
僧何斷此一言不爲引手而不知非所論於備公之  
今日也士至於舍此身長往彌天事業已棄之如屣  
極天毒痛亦消之若冰更有何物足撻孝子慈孫之  
慮然則吾何以慰蔚儀佛言供辟支佛百億不如以

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蔚儀祇當發願冀若翁世  
世不迷正信常爲釋氏之徒卽不失爲孔氏之徒常  
爲舜之徒卽不至爲蹠之徒方將出所負爲一切衆  
生解黏去縛尚有一微塵許法足黏縛備公哉以是  
慰蔚儀之慕蔚儀其縣解夫

索贈江伯昇居士

洪範中五福貴重文人莫不喜譚樂道何有於毀形  
易服之倫以垢弊亂其珍御惟彼善根深厚聞三寶  
卽生正信一信卽金石爲穿歷歲時不渝此其人今  
生卽未舍家他生必舍家千百生卽未成佛億萬生  
必成佛夫舍家之與將相成佛之與聖賢豪傑其差  
等未可以算數知吾方苦到祈求塵計不一得又敢  
淺淺愛不爲表顯如伯昇居士聞吾巨宜木公之鬢  
染也卽日屏肉食不御今又十年所矣且悵悵以未

得相從爲恨昔智巖禪師以郎將出家同事者入山見之謂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巖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視伯昇於木公爲何如吾舌雖不廣長捫之不得以是赴木公之請庶幾無辱命與所不免於辱命者伯昇之爲伯昇終非吾舌所能幾及不獨伯昇不知千聖亦不知也

佛菩薩像不宜過大書示雕塑手

以言乎法身盧舍那千丈猶存乎見少若娑婆世界主金色身則齊於丈六矣繇晏子不滿七尺爲短曹交過九尺爲長佛身當倍中人一等耳世俗惑於所見輒云殿大而像小不稱於是佛面之大者比比什倍中人佛之身不當百六十尺乎四威儀止宜窮劫坐行住臥皆不得於義通乎且以百六十尺之身坐於數十尺殿下亦未可則又短其身爲三四人以身以就十人之面此之不稱視前不稱孰親世所共稱

相好莫有如唐像阿斯藏像者以此廣而矧方彼狹而修得失太不侔矣至欲像與殿稱尤非通論人王宮殿九楹兩掖坐一中人之身其上倍覺尊嚴深遠詩所以頌穆穆諸梵刹罕有如斯高廣而憂佛身不稱殊過計也必欲稱者隆其座如人王座修其身如三人之身而面之縱廣如之庶幾合度而得所矣語曰成事不說虞後之作者展轉疑悞務大而不知止也存此或一救云

錢湘靈孝廉以文集請正書其卷上

予不文旣闌入瀉山水牯牛隊裏益不欲爲文然見文之匠心者則又笑靨爲開如夜合花際日中也而獨不作一切文人序跋於義何居乾達婆王獻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無取者無與者無授者無受者如是而已矣重於其中作一分劑曰孰黯然而黑孰頤然而長孰巍巍乎山孰湯湯乎水倂與須彌岌峇海水騰波話成兩楸何怪澄源老謂迦葉作舞習氣未除然則燦子以是編請又許之何居非許其文也許



其文之身分之聲價已爲海內所共傳述所共馳求而欲然不以爲足必欲向已分中文言不到處策起雙眉退求倒斷旣倒斷已欠伸欬唾莫非天倪而後回視所爲文與電光谷響窅濤麥浪以至空中鳥迹水上風紋都無二致仰觀俯察者將貴之爲得賤之爲得乎抑描之可成學之可到乎然則予與燦子亦相遊於曷衍從人貴從人賤從人描從人學則已矣噉噉然以爲是世間之文世間之文之序與跋則是爲虛空安耳穴也燦不受予亦不受也

金書華嚴經畱供三峰祖庭紀事

正志自萬曆至崇禎觀光上國猶及見永樂間內廷所施金書法寶或以千卷計或五千四十八卷計楮青字赤琅函玉籤備極人官之能如置身三代觀龍文鳥篆也赤眉之變一大藏教鏤版且供爨彼懷衷間可置者安能免於散佚間有存焉正是香塵玉屑倍增人感愴安所得完璧什重襲之一日歙州李琦生兄弟聞予卓錫三峰操其方覆一簣之紙浮圖書華嚴經半卷見示謂吳門之萬峰虞山之方塔咸

有七級而合尖者此當於三峰卒業永永供奉夫二軸高三十餘尺廣十有五尺非大殿兩楹中不得張張之日惟與人竝肩一級得隨喜辨認餘上下目力不能到也而張之之不安可與前此之裝潢後此之收藏修繕皆盡思共度量莫得其當功德雖大而不近人請改爲尺一梵本泥金細書可乎琦生固唯唯而字之疎密冊之高廣必一一得所乃生人懽喜久而不倦於是試竣心經一卷驗其可否然後卜日從事始於壬寅夏至甲辰秋皆在三峰勸化乙巳正志

徙華山重於華山勸化訖戊申冬全經八十一卷乃告成事每卷書捐貲者姓氏於末集五卷爲一冊前寫佛菩薩像後寫韋天總以花梨版爲蓋載計十六冊分二函亦斷以花梨雖莊嚴殊好不逮永樂間宮本什一而湯火流離後尚存此妙寶爲世梯航使有目有口者得以隨時披誦旣不與宮本同其星散亦不與近軸共一塵封是當與祖庭一席相爲永久不獨室中真子開卷掩卷自有南泉活計卽門外遊人以少方便見相聞聲無上醍醐從頂門沁入亦作菩

提真種歷塵劫不壞後之典守者可不與藏師翁梵  
網經一線智證傳提語竝相珍重乎

荅趙景之太史昆仲

三峰山主

恭惟大護法台臺儒宗砥石法苑金城琴川未喻其  
源流虞嶺莫方其門第是父是子儼司馬之同堂難  
弟難兄羨機雲之再見只道選官及第何期選佛亦  
然始知學佛到家正是學儒之本萬卷書著於椰子  
何殊芥裏須彌寶王剎現自毛端頓時空中樓閣當  
年覽籍謂澤民致主舉世未至無人今日知心覺大  
義微言更爾出人意外正志林泉朽衲鼎鑊餘生頭  
頂蓋深茅自喜得安身上策溪邊伸短杓敢擬他行

脚高流忽荷瑤械賜之華屋俾求一箇半箇續從上  
真傳令以三言兩言作後昆良導君子之存心固厚  
斯人將顧影何堪旣策勸欲前還踟躕有待伏冀日  
新大業恢暢玄風陶先生不煩沽酒而畱蘇學士豈  
愛燒豬之待蓮社從茲永結東山未至寂寥重起先  
人蹴踏之場卽是吾祖聲光不墜無涯感鏤不盡宣  
揚

啓華山見月律師代

慧定戒等香必以戒爲刀乃削出栴檀之片佛法僧  
皆寶要從僧得筏始載回明月之珠苟非指路逢人  
敢謂到家有分恭惟老和尚法座源承中印教演南  
山從諸佛口中生博地凡夫頓同大覺向千聖頭邊  
立捐空兩脚不受纖塵開甘露施門海拍千山等與  
浮囊之賜撒衆生睡蓋鐘殘五夜猶聞振錫之聲不  
徒依教事布巾直是以身爲牀座者也茲有元卿徒  
侶不忍被昭陽花卉埋沒平生可中盧老兒孫亦欣

將菩薩肉身祈求滿分合詞苦到希駕光臨某某久  
賦同衣無緣布髮幸一衆至誠而勸請謹三熏稽首  
而白言伏願大啓重關俯徇羣禱突出處空之日普  
傳破闇之燈垂手行慈勿憚入泥入水焚身作供佇  
看見光見花直下便承當一切未成之佛卽是已成  
之佛何須重委曲反將今世之因迴爲來世之因懽  
喜出情言音不擇

謝曇應和尚請住國清

華頂風清寶劔空揮千壑立赤城霞起慧燈高燭萬  
山明登斯座適際斯時幸見空中作響是其人方踞  
其位誰能矢上加尖恭惟老法兄和尚頂放珠光胸  
呈卍字讀破秀才萬卷少年題黃鶴之樓點開婆子  
三心壯歲燬青龍之鈔深入天山闔奧捉敗滹沱大  
恢靈鷲門庭踏翻海嶽短歌乘虎看許多探水猿猴  
狹路逢牛識五百遊山羅漢允具超方之眼宜懸奪  
命之符闔國無雙追蹤莫及正志脚跟初點地常防

龔者身金 卷五 四  
蓋甕橫淹鼻孔未撩天敢學丹青獨步兼以支離病  
骨僅能識藥忌於籠中况乎奄忽餘年何暇弄龜毛  
於掌上鏤心斫額縮項凝眸伏願大冶日新精金不  
變祇是一拾得已堪酬寺主之求豈有二文殊乃更  
作同流之間大海須窮到底浮圖必合其尖端在今  
時當無固讓

華山重整誦戒規懺詞

佛眼視人皆子念念與悲凡情爲己妨他時時作業  
非從列聖前心肝嘔出能免三塗裏性命長淪捨地  
哀陳祈天急救竊惟大圓覺海本無物我殊形一太  
虛空安有升沈二路謬自分清分濁徒剗好肉之瘡  
可堪說避說趨更取通方之笑然上智發明本有祇  
是今時而從前熏染多端寶山曠劫如把麪油中過  
更無方便可得出離似著靴冰上行任是矜持會當  
滑去直躋滅盡定乃可云煩惱全無漫誇豁達空豈

身者別金 卷五  
敢謂果因不落敬以六月之望開心爲一衆細細推  
求重以七月之初皈命向千尊勤勤懺悔是誰作禮  
是誰納禮都來屋裏揚州何處生愆何處除愆要覓  
空中鳥跡於斯休去酒仙覬子夫何尤焉其或未然  
善星寶蓮伊可畏也幸已盡情剖露還須著意隄防  
百年冉冉光陰儵如石火八十翁翁場屋好作兒嬉  
惟勿懈於精研乃可幾夫陰牖伏願賜之智鑑接以  
慈航俾衆等長夜昏衢步步通霄有路黑風鬼國人  
人舍筏登仙出苦從今報恩有分

追薦杭臬某公青詞

代

至人無已一切火風地水都來自性真空樂土非遙  
四邊珠珀金銀總是隨身宮殿但解回頭卽岸何妨  
作戲逢場茲者專爲某某現宰官身行菩薩行非其  
有不取明心酌湖水一杯從所好無他抗節挺吳山  
千尺共歎人行冰上那期僧在鏡中某定業難逃謬  
觸乘驄之斧無緣莫度徒操拯溺之舟憑空褫下衲  
衣從老芙蓉入對特地放開脚步向無厭足重叅遐  
邇奔號百其身莫贖公私惕息千隻手奚施臬司樹

上烏待飽刑人之肉內苑盤中蛤安來大士之容正  
 諸檀情地悼皇賴此老身心方便勝熱門赫赫漫掀  
 翻劔樹刀山彌勒閣重重竟住滿如來菩薩當是多  
 生共聚故令狹路相逢閻浮提百億癡兒並望出之  
 火宅蓮華藏三千香水胡為接以金臺年可方強頓  
 撇下李侍郎之牧護言猶未盡便趁回馮給事之龜  
 哥是行固有攸歸相念曷能罷置敬因佛誕集諷蓮  
 經重煩焦面大王更設瑜伽法會伏願慈  
 光普被禪悅弘施分片滴於九龍長河盡酪投半文  
 於巨冶大地純金泯然一種平懷有甚工夫尚自說  
 恩說怨幻出多般面孔從今向去任教為馬為驢智  
 人不在煩言此處豈容饒舌太虛有際鄙意無邊

先嚴忌日合薦宗親師友青詞

千江一月是男是女都從盧舍分身異口同音若刹  
 若塵等說那吒析骨大演無文之教薄酬罔極之天  
 正志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妻子獄無期出  
 世兒孫較入世兒孫幸離火宅孤貧緣不了肉身父  
 母仗法身父母始獲衣珠先考熊僕法名濟圓萬曆  
 戊寅八月十三日子時生崇禎甲申七月十一日寅  
 時卒課兒詩禮與物慈祥視蝟飛螻動之傷痛如已  
 子聞號凍啼饑之苦救切然眷念佛持經日二時而



不廢飯僧修廟恒卒歲以爲常微疾裏屬大限當臨  
九日前遂預知時至六十七年春夢栩栩初回八萬  
四千塵勞輕輕撇下幸寸心之足錄無忝人天亦大  
過之罕聞可逃障難但每日資生治世或苟通獻子  
雞豚更終年逐色隨聲能不昧莊生蝴蝶一期蹉脚  
萬劫迷頭直饒去路分明未是到家消息先妣李氏  
法名濟廣萬曆辛巳七月十五日寅時生崇禎癸未  
十月十二日子時卒止慈止孝至直至剛賑窮乏如  
救焚頻燒契券事舅姑必竭力獨饜糟糠好官祇得

禍無官祇得貧允矣至人之訓嫌兒多與食愛兒多  
與棒誠哉聖母之言但氣如火熾崑岡撲之愈猛賴  
性似鳥翔空際過輒無痕然只此一端已立地起鑊  
湯鑪炭况兼他宿業更周身繞棘刺稠林急證猝亡  
終天永恨上惟三黨長幼尊卑旁暨一時冤親師友  
內修壺政外樹門風或道器分營或自他各利或項  
強不屈皎皎於大綱大節大怨大尤或脚步隨人勞  
勞於一句一行一溫一飽率聰多而慧少終過鉅而  
功微亦有想以生天抑銜悲乎入地一等於無根樹

上弄盡空花幾人從陽燄堆頭趁回渴鹿正志厚承  
恩力未荅涓埃敬就先嚴捐館之辰虔修古德蘭盆  
之會禮用迦文不拜步步蓮華壇開燄口無遮塵塵  
法喜伏願開般若門示涅槃路從今向去踏教海嶽  
脊攢撒手橫行揣得虛空骨出百歲功名富貴過眼  
灰飛半生禍福恩讎回頭瓦解誕受天王之屋頓還  
窮子之家盡罷辛酸同歸安養

靈巖乞米飯僧迴向青詞

諸佛捨身形浮沉苦海祇圖撈漉衆生大家隨業力  
耽逐空華何暇思量來處欲遍指同歸之路宜弘開  
普被之門志志心皈命稽首和南自唯叨得男身不  
迷正信早承生大師提獎曾從鞭影裏迴脫根塵嗣  
經藏和尚鉗錘復於拄杖邊龕知痛癢雖好師良友  
展轉垂慈不吝千錘百拶而致主安民始終橫臆何  
由一念萬年且愛網交纏聖道固悅未免見紛華亦  
悅縱芻言屢獻一民未安焉能舉天下皆安循省從

前祇覺罪如山積週觀大地尤慙福似毛輕饑饉時  
而化作稻梁都只向口頭念過疾疫世而現爲藥草  
幾曾從身上行來幸樅然刀斧餘生歸兀爾煙霞隊  
裏始信儒門收不住者果羣集於緇衣敢將王化苦  
難行者請流通於白法直下撥開寒暑垂手入鄜一  
時刻卻高低沿門持鉢替爲升米文錢之乞不作崇  
墉卑院之觀欲俾雲水高流咸坐金牛桶內還使風  
塵勞侶竝收甘贄囊中結深深般若之緣解碌碌貪  
癡之業方投仁里遽獲同心已躬纜舉一綱衆手齊

張萬目不待捨國城象馬等閑拈出塵塵皆龍女之  
珠冑芻求聲聞緣覺飽足歸來箇箇是靈山之佛志  
三十年虛願驟得成褫百千劫良因敢忘報答敬就  
周圍之日虔修敷奏之文伏願光相無遮悲田總攝  
已發心者令增長於多生未展手人亦熏聞其五內  
行看芥子許皆替賢菩薩捨命之場靡有剎那間非  
博地凡夫成佛之日語梅液下挾續春生苟可利他  
寧辭粉骨

槩菴別錄卷五

下

小師道冶記

寄示九一道者語

上善人同會一處待與襄州老把臂入林運水搬柴  
共逞神通妙用不意湘流沈不盡底左牽右冒祇是  
撥不開者厮性躁恨不一鎚就那裏等得年復一年  
今日告別鄉閭忽然屏跡世間癡漢都道愛別離不  
知正是好采聞九一以是冒心傻欲從予剝落若果  
能如是則者厮先行不到九一末後過之矣黃山風

不復近日纔吹到耳邊特以無骨之舌作追風鞭影

伏惟珍重

九一道侶陳早志出塵未就至是徑發去宛有大人之作聞計為舉揚已復以此策

後九一

吳江聖壽寺準提懺壇規約後序

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莫不推以為至人之行而不知  
一切人本心法爾如是其不如是者則本心失也如  
恒河水前流非後後流非前似念念斷而前流引後  
後流排前求斷相不可得固念念續也無端為金翅  
鳥所擘開水犀所觸或為木石艸土所湮塞亘古長  
流乃斬然截於一旦是豈恒河之性耶世間聰慧人  
不甘下劣發上善心行上善事一往之意何嘗不金  
石為穿偶以神不王懈焉力不繼悔焉義利不明惑

焉甚至是非倒置如所云一誤豈容再誤者直以堯舜爲算失操莽爲計得也其與本心相去寧止人禽之別而已哉吳聞入居士初建準提壇當物人盛時見聞者踊躍從事者精嚴方合羣心爲一心羣力爲一力直前不回豈其一人之心力而有岸谷海田之異浸浸三十年恒河水不斷流而五十上下人童子時相貌已不知安往除存亾不可問容有存而不至至而不虔者聞入之家與聞入之年已非宿昔獨此不求世福令若見若聞咸證菩提之願久而不渝譬

如丈夫食少金剛終不與肉身襍穢同居必穿其身透出身外何以異此憶甲申法筵初啟時闍入病不食數日矣結界鐘聲入耳忽自念是事是予綱領若不起者豈不增人疑毀倚杖詣壇場數十武如犯閭闕甫作禱而汗自頂至踵頓獲清涼尋下拜與平人無異且出壇卽善飯倍平人遂能竟一期同衆熏修不疲不懈佛力法力自誓願力交相助顯不可思議此非其明效與歲庚戌不遠千里以所定壇中規約郵置黃山乞予言爲空印期與太空共敝予何足以

重茲舉然知之審信之篤言之不妄無過予者輒杜  
口不得如自今以往一切人皆不失其本心則雖處  
壇外亦念念與諸佛相攝如帝青珠網正處壇時豈  
猶有纖毫隕越予斯言亦剩法矣

書吳眉之明經壽頌後

處萬物至靈之一位豈當墮肢體如木與石一無求  
祇爲顛皆馳求無反求者故求爲大累誠能於馳求  
中取高名而不屑屑爲斗升計已霄壤庸人爲三代  
而下之士所惟恐不好矣矧以高名爲未足而切已  
深求豈非間世一出之豪哉眉之少年爲予所尤拔  
且席令先人之盛何求弗得顧粥粥如孺子處女限  
一關讀書曾不闕戶外況戶外事今相去四十年茹  
苦彌貞致門以外君子競相褒歎而眉之不以爲榮

更乞予一言爲群言要領夫數十年無一求而所求  
乃若此其諸異乎人之求與予何以應其求以泥象  
人者日益至於滿足姝好非不生人愛樂然金其外  
而絮其中彈可碎也以玉象人者日損去其瑕而瑜  
完去其糲而光爛非追之琢之不可自修如眉之尚  
須追琢乎孟夫子曰不失其赤子之心爲大人而謂  
赤子卽大人則不可何也爲其日用而不知也繇眉  
之七十年所爲此心未嘗一日失如衣珠然造次顛  
沛無一日不同起處祇貴知其所在出以示人則惟

意所需無不具足不獨利己且可以展轉利一切眉  
之不虛爲如許年良士予與眉之亦不虛爲如許年  
師友雖百世可知也旦暮云乎哉

書朱襄明居士家梅檀佛像臨本

若以色見我不能見如來佛語也而優填王所雕像  
迎世尊於忉利與世尊無異襄明居士所得範金像  
復與優填王所雕無異予四十年前一見於都門之  
驚峰今再見於歙州之仰山如兩鏡交光重重攝入  
分後先不得說彼是不得可謂須菩提巖中所見爲



世尊法身蓮花色比丘尼最初所見爲世尊色身乎  
非其人則瓊樓玉殿爲一莖艸覆卻是其人則一莖  
艸上現瓊樓玉殿見不見皆剩語受世尊謾卽不可

吳子簪茂才奉母周孺人遺像請示語

娑婆世界人壽命須臾頃耳然且年變月化日遷以  
至一一剎那具有九十生滅無常若此年登七十已  
云古稀欲冀千秋萬世不壞若金剛何殊求定相於  
急流水乎吳母二十而孀茹苦垂七十年無疾聲如  
一日無妄語如一日無雜用心如一日輟已分中食  
食來乞者卽不復取食如一日古德云一條白練去  
一念萬年去已天然暗合而子簪猶以其遺像乞予  
示誨是欲予加白雪上也取世間白羽白玉置雪邊

身者別錄 卷五  
皆須避席則臨淵履冰至盞棺而以節著於孺人分  
上猶屬染汗矧彼年變月化日遷者孺人向去亦如  
是如是則已勿以爲當如是而如是也苟以爲當如  
是而如是則如是處少不如是處多非孺人七十年  
如一日本分矣

書吳濟美知足歌後

人皆有不假馳求不煩居積而天然至足者匪獨自  
受用窮劫不匱以拔人苦與人安乃至令凡證聖聖  
入神無不辦者顧盡日衣珠乞他殘剩取厭足墻間  
壘上豈非不解之惑哉至易簣尤恒情膠結時濟美  
吳公獨能爲知足歌以自怡悅而且反覆於蓮花乎  
致意直取其名以自命當是其宿慧現前乃能如是  
平懷如是解脫苟有纖毫希望心不斷以蓮之色爲  
未艷而塗之以丹矖以蓮之香爲未濃而熏之以白

檀以蓮之所託爲卑且汙而徙之高原陸地不旦晚  
萎同靡艸矣安所得根莖花葉絲絲孔孔具足於米  
大一蕙中與乾坤竝不息如此耶不知公受用者觀  
於公之子觀於公子之子子之孫世世以蓮花爲父  
母蓮花爲宮殿蓮花爲世界而不務他俗償亦宜各  
各岸然自足不至東西渴趁爲妻妾所羞聖哲所哀  
憐人天所怨怒矣

公子孟開長齋嚮道開子亦童年  
藿食開孫尤生而不茹葷故云

書陳子京茂才黃山一望圖後

子京縱靈襟妙腕取彼高入雲直如矢簇若林者備  
陳咫尺不逼不離粼粼篁繞逕而笏盈牀也固其愛  
不能割亦其仁不忍私曰吾以公諸天下庶黃山不  
爲吾有不爲吾一鄉有策杖而至者趾相錯可待也  
吾獨以爲扁黃山之戶必此圖矣怯者曰嶮巖若此  
蓋狽鳥之樊也豈指扳而跂息所能濟乎韻士曰洋  
洋乎灝氣接天蒼顏欲語吾展卷可卧遊枕籍亦當  
夢到寧必穿度雲石乃與黃山覲面乎之二者韻較

優然讀書與博筮共一亾羊總之不到黃山無異也  
好龍者不當止於畫索驥者不當取之圖有心人於  
形而上者亦須親見況下焉者吾將俟西爽漸來全  
身入焉盡發其幽微而後已今且以是圖勸駕不待  
黃山移文亦不令予京舛望

黃山紀恨附諸遊記後

曷恨乎黃山億萬人中無一人到恨莫大予幸到而  
率不能以予之口代億萬人之目恨不解也何也人  
事可精鑿言天與人半可彷彿言全天焉則絕謂矣  
衆多可連類言鮮少可引伸言僅有焉則名模不到  
矣故道聽可塗說自怡堪贈人者皆世間淺事甚深  
法不然無惑賦招遊罕喻也予初耳黃山名甚熱謂  
是遊必不可無紀比讀諸遊紀則紀遊之氣頓盡以  
彼博通巧麗洪纖備按寧復有餘義待拾遺迨取次

登臨而後知紀之於遊各有當於山則百不盡也不  
獨前人不盡展轉至後人亦不盡也不獨予今日不  
盡展轉至他日亦不盡也然則從古帝王之所封禪  
神人之所窟宅舉無以加於此乎非也漸疲而頓快  
夷易而險驚小拘而大暢人情也大則不能頓領險  
亦不覺之三者常苦不得兼物理也山與水相得難  
著十洲三島弱海中石與樹相得難挺亘古松楸於  
西華東岱非相得之大者乎然肉眼所觀不逾芥孔  
稍廣則溟濔矣匍匐若干道路而後一巒一樹當於

乃心得不酬勞安得快且驚且暢乎有解人焉以盆  
爲沼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里也又有材士  
焉畫地爲園觀累土石爲山襍植名材其間令人屈  
曲穿通不知其在几案下也凡須漸得者皆頓得快  
矣然不能使人暢亦不能使人驚則大與險闕焉耳  
具區三萬頃所涵秀異不可以數計登縹緲之顛而  
羣情競獻也快矣暢矣獨不能使人驚武夷九曲曲  
皆小險不窮力可畢收也驚與快畧備焉而苦不大  
不能使人暢猶嫌其天與人半非全天也黃山集千

仞數百仞削成之峰凡千百置一望中如天子有事於園丘方澤而羽林軍執芟扈也如修竹園林一旦辱於斧斤而新篁怒生也如瀟湘日夕商船聚泊而藁檣指天也其趾之相去不能以寸而其肩之相摩亦不能一雉匡山瀑布纔三百丈仰而矚之便如銀河天上來此諸峰且千丈頰而瞰之莫窮其際不如坐非非想顧閣浮欲墮乎險無逾大無逾頓亦無逾有不驚且快且暢者必非人情乃一雨之後川原氣合夏有所謂雲海者其積也厚則深雪橫皦日中千

百峰或沒半身或及肩亦有祇存螺髻黛眉沐浴銀海者其積也薄則及踵而止未沒者如無數青琅玕卓立修疎短密咸盡致而青色青光白色白光則世間一切寶無與倫也向秣謂窠生太古不階一爪甲泥而身之高與人等鬣之長與睫毛等色之葱翠與碧油幢等凡百千萬離奇高簡雜陳峭壁間應接不暇而其他一拳一指逼真人物可擅美他山者茲山無取焉石與樹相得當稱獨步豈知有此奇幻山與水亦未嘗不相得乎然其覽之也宜向晨風定時少

選則溼雲就燥羣起爲蛟宮之濤不得波平如鏡雖  
蕩漾百端儵忽異狀而青光與白光相亂較輪前皎  
潔一籌矣又宜甚霽而薄靄時萬山衝黛炤人眉髮  
皆青若一亘晴空則赭痕歷歷直是萬艘沉水香高  
廣爲鷓鴣棧短勁爲馬蹄中空而銳爲鷄骨雖轟天  
恢詭所至駭目而青黯黯之意不易遭逢不無遺憾  
矣予所見百粵羣山之銳匡雲衡雲之變非不奇以  
語於黃山黃雲則大有逕庭非諛也彼山雖銳而向  
背乖不中繪雲雖變而崕嶠易沒致不多故讓美也

夫人生如蝨處禪都無善狀祇存此快暢驚人一手  
掌地稍致身其上亦足以抉磨眼青浣劫襟塵海內  
千萬里無一寸壤徽人不至獨不至茲山海內千萬  
里管領徽者未易更僕數獨斲百餘里置茲山不至  
偶有至焉則以看山爲號而情存夫東道主人者雖  
竟遊神不善也夫較著彰明若此且疾聲呼不應更  
語之曰有快暢驚人一路秘在形山瞪目而不見傾  
耳而不聞不動步而可到也君不好乎非掩口笑則  
掉頭去耳尚冀其舍齷齪癰膿逍遙稅駕何異以驪

龍珠易蜣螂之彈哉終古無一人至黃山自佳吾不  
爲山恨爲一切人恨然如此乎言之遂以爲能盡黃  
山猶之西望扶桑也黃山之勝必須親到非筆舌所  
幾如可幾予不恨矣

黃山紀異附山志靈異後

凡夫局陋習見則謂是常創見則謂是怪畫作則謂  
是實夜夢則謂是虛耳受則謂是言目攬則謂是默  
關尹喜曰汝見蛇首人身汝勿怪有耳有目有手有  
臂怪尤矣人生百年五十年在夢周與蝶有以異乎  
無以異乎圖馬書龜爲萬世文言之祖未嘗曰淵默  
非聲也盧舍那光告千佛釋迦文最後亦花示人天  
一切衆生犯七逆不通悔者但得見光見花罪卽消  
滅言淺而不言深不益信與今雷電之忽作日月之



空行昭天徹地而儒論猶曰世間無鬼不言何述甚  
矣哉其執之固也予已酉在黃山雲谷明年五月典  
謁道麈自吳門至得度印水自徽郡至繇師子峰詣  
文殊院步文殊臺周顧小清涼石壁忽見圓光五色  
大如車輪驚謂是目眯急摩挲其兩眼光如故也乃  
下拜呼同行僧惺石心月審視中黃晃煜如金外繞  
以青葱紅紫凡數帀久之始沒歸而語其道人李先  
先大恚何獨不我告印水曰祇謂汝見慣耳先痛居  
山如許年不見必障深伺衆寢獨哀禱文殊像夜分

乃去明日戊寅衆腰包且行印水復登臺向小清涼  
禮別回首見圓光去臺數仞倍於昨所見者三外五  
色不殊惟中青有異昨始橫而漸豎茲則展縮者七  
反竝平鋪急呼李先先趨作禮歎得未曾道麈心月  
亦作禮惟惺石皇怖攀躋不及竝臺展拜畧見一斑  
旣沒又見圓光二帀碧中而赭外小覆其旁松梢衆  
復展拜乃行李先曰某夜來慙恨跽菩薩前不敢卧  
正爲此非諸師又錯過矣印水輩還白予予以叩雲  
谷舊任監院澳公曰無易師翁盛時韋馱殿常放光

五色若輪澳凡數見其他橫亘錫杖峰者則衆目咸  
覩不一而足也澳嘗陪吳能天太史詣光明頂鄉人  
以酒脯從陳設甫定忽有聲剗然杯盤盡失不知所  
如豪士黃大集不以爲然飲西海門故以肉投崖下  
曰看作何狀霹靂聲忽從下起同行程引道等十輩  
奔潰至雲谷述其事猶戒心澳又嘗從孫魯山司馬  
宿石鼓峰食籠中亦有腊肉八晝夜皆雨不能出戶  
澳曰得無爲此物累孫頷之夜且央戶牖間如有霽  
色澳啓扉光燭天疾呼孫起視孫瞿然曰波及予者

公之餘也須臾雨復至明日遂行然光有從輪相中  
直山上指天者有光芒四出如火燄輪者有圓明徑  
丈者有橫抹山腰如帶者要以雲淨天空爲正若熹  
微影現則虹蜺與日月暈所在有之不獨黃山矣予  
載觀山志萬曆癸丑九月普門大師所見與今印水  
輩所見若合一契而澳公所述尤極精詳故錄附靈  
異一科以廣聞見常耶怪耶實耶虛耶言耶默耶因  
憶諸方所見煙雲繚繞竝侈以爲放光宜不起人敬  
信惟白門長干寺所放光或著浮圖頂或著芻高樹

身者別錄 卷五下  
間或著殿未成棟或著木枕中忽一忽多皆昱昱燭  
人不容思議慧空老宿寓彼中三歲目擊者七尤談  
之鑿鑿而予所見不爲人所稱道者則又有異盛霧  
之朝日光黯淡立浮圖下東嚮望絕頂空青一道下  
九級各八角角一道皆銳初而廣末直長亘天日禺  
中乃散雖未有五色光各各純青不襍不異非野馬  
塵埃可得方也將謂是日映琉璃使然都城宮闕極  
天圜丘卓立何獨不爾間從數里外遙瞻日將沒脫  
體紫金月初生通身白銀皆奪目則日月光所映無  
足疑者近有遠人重譯來朝謂所歷數十百國未有  
浮圖若此特磨石紀異而去南方世界三寶門中有  
如是勝功德而不見者輒謂其無幸見者祇謂之默  
甚矣哉其執之難化鑑之不精也

書江村古佛堂山覺華菴香燈田卷子後

一銖海此岸旃檀幸是普熏法界亘古麗中天日月  
何須乞火隣家叵耐衆生迷悶不知自有無量香光  
往往向三寶門頭攙奪覺華院主知幻愷公特倩諸  
緇素筆尖點出用作干城非無謂也最後請於老僧  
老僧無剩語但願溪東西牧人拽轉牛頭向已田中  
隨分些些勿犯佛堂山水艸

示程宜生茂方法語

天降嘉種以育蒸民一日不得則饑再不得則病豈  
非不可須臾離者然日用而不知所來自飽而不顧  
他枵腹盡人皆是也夫聖人教民稼穡令深耕而熟  
耰之惡務盡也已乃漑以水泉沃之膏膩善務滋也  
至於萬寶告成蒸民咸賴顧絨諸一室坐視人溝壑  
填不之救虛明賜而墮前勞不善因成惡果乎宜生  
當隕霜殺菽時庭篋晝瘁卽日謝閑名絕甘旨以閉  
戶爲深山日惟三復金剛般若長養靈苗此其去惡

身者身錄 卷五  
樹善異於庶民禽獸已不可數計不自以為足欲向  
予求大乘心地法門心地者何軻老子所云本心是  
率性而行無一須臾不在為第二念起橫生計度屈  
曲沉淪遂不可復問宜生有志於斯不必別求方便  
本心所可熱鐵鑊弗辭本心所不可寶王刹弗顧性  
在是道在是教亦在是下農夫之鹵莽各有司之出  
納可知其必免矣

錢湘靈孝廉六十示語

此土問人年甲恒曰汝今有若干歲惟泰西問人則  
曰汝今無若干歲此言雖小足以况大去一日即少  
一日安得謂之有絲是推之過去已往現前不停未  
來莫必盡世間法總無實者妄於其中貴少而賤老  
欣寂而厭喧就緇而避素譽智而非愚不剗空割水  
邪然諸佛聖人自有名字以來出沒大海中撈漉曾  
未有取泥洄為道岸者良繇戒定慧是病則貪瞋癡  
是藥治彼聲聞獨覺若貪瞋癡是病則戒定慧是藥

治彼凡夫今天下凡夫多而聲聞獨覺少皆吾肩背  
之不仁豈可執一漚爲我體自適已事無預人長短  
乎鐵牛飲海一滴已味百川獨爲才名所累逃避無  
術遂忽忽不知老至今已無六十歲矣將爲白蓮社  
之酒客歌姬院之衲衣虎溪金山夫烏得而禁之苟  
未至吞針不戟噉膾猶生割心肝如木石視男女若  
蛆蟲尚當以博地凡夫爲念自護護他不可六十年  
已去又復十年五年不自決擇也或曰槩菴老不競  
說黃楊木禪倒縮去祇合道老僧罪過



